



世界文學名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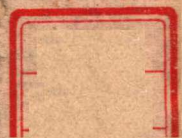
野非卯夫

朵斯退也夫斯基著  
綺 紋 譯

JEFIMOFF,  
THE MUSICIAN

By  
F. M. DOSTOIEVSKY

Translated by  
CHI WÊN





世界文學名著

野  
非  
卯  
夫

# 野非卯夫

## 一

我不認識我的父親。當我二歲時候，他就死了。後來，我的母親第二次結了婚。這第二次婚姻給與她很多痛苦，雖然這還是一種『愛的婚姻』。我的繼父是個音樂家。他有一個很奇怪的命運，他是我過去認識的人中最稀奇古怪的人。他給我的影響很大，我從他所接受來的印象也非常之強，爲我一生所永不能忘記的。但是爲了我的敘述易於明瞭起見，我須先說說他的生活史。這一切都是從一個人聽來的。就是那個著名的提琴家B，他是我的繼父少年時代底一個好朋友。

我的繼父姓野非卯夫（Jehmoff）。他是一個窮音樂家底兒子，他生在一個很富有的地主底



田莊上，他的父親經過長期流浪之後，終於在那田莊住下來，而加入在這莊主的音樂隊裏。莊主生活很豪奢，又十分嗜好音樂。人們說，他從未離開過自己田莊一步，也不會一次去過莫斯科，但有一次忽然跑到外國去旅行，到某名勝地去，僅僅爲的去聽一個著名的提琴樂師，因爲據報紙上說，這個樂師將在那裏表演三次。他在他的田莊上供養着一個大音樂隊，他差不多把進款全都用在這些音樂家底薪金和用費上面。我的繼父就加入在這個音樂隊裏，做個品簫員。當他二十二歲時候，他同一個怪人交了朋友。就在這同一縣裏，生活着一個因供養一班私家戲班而破產了的富伯爵。這個伯爵辭退了他的音樂隊長——一個意大利人——因爲他的不好的行爲。事實上這個隊長也確是一個不好的人。他失掉他的位置不久，便完全墮落了，他出入於鄉村酒店，喝得爛醉，甚至行乞爲生，自然再無人高興給他一個位置了。我的繼父便同此人交了朋友。但是他們的交情是一種十分奇特的交情。沒有一個人敢說：這個少年因爲和這個意大利人來往而學壞了，甚至莊主起初禁止他和意大利人來往，終於也讓這種奇特的友誼保存下去。這個意大利人突然死了。一天早晨鄉民發現他躺在籬笆旁的穴窟裏。檢驗之後，人們證明他是害心痛病死了的。他的全部所有物和

財產都保存在我的繼父身邊，我的繼父便從手頭拿出文件，證明他有充分的權利來佔有這些東西：他有一封死者底親筆遺囑，死者在這個遺囑裏寫明：野非卯夫是他的承繼者，如果意大利人，比野非卯夫先死的話。這份遺產沒有甚麼特別的東西，總共祇是一件燕尾服和一把提琴；這個意大利人很小心保存着這件燕尾服，因為他還希望能找得一個位置，至於那把提琴也並沒有甚麼奇異之處。因此也沒有人和這個品簫員爭論這份遺產。過了一些時候以後，一個在伯爵家音樂隊裏充當第一琴手的音樂家出現在莊主家裏，遞給他一封伯爵寫的信。伯爵在這封信裏請求莊主勸告他的品簫員野非卯夫，把那個死了的意大利人底提琴賣給他，伯爵他爲這提琴願意拿出三千盧布。他還寫着：他爲了親自商議這件買賣，已多次派人去請過野苟兒·野非卯夫到自己跟前來，但可惜此人不肯枉顧。伯爵用着這樣的聲明結束了他的信，說：他爲這提琴所償付的款子是恰符這提琴代價的；因此他認爲野非卯夫這樣頑固拒絕以這代價把提琴賣給他，其中有侮辱他的嫌疑，所以他，伯爵，要在這買賣能否成功裏來證明這品簫員是否有意對他侮辱。由於這原因，他現在請求他，莊主，從中斡旋。

莊主立刻喊野非卯夫到自己面前來。

「你爲什麼不賣掉這把提琴？」莊主問他，「你是用不着牠呀。人家給你三千盧布，恰符這提琴底價錢；倘若你相信還有人將出更多的價錢，那你就想錯了。伯爵並不要佔你的便宜呀！」

野非卯夫回答說：他自己是不願意到伯爵跟前去的，倘若人家強迫他，那麼他祇好順從他的主人底意志；但他是絕不肯把提琴賣給伯爵的，如果別人用強力把提琴從他手裏奪去，那麼這也祇是關係於他的主人底意志而已。

他這種回答自然觸犯了莊主底最易動感情的性格。這人常常自己誇耀說：他怎樣曉得款待他的那些音樂家，因爲他們都是藝術家，因此他的音樂隊不但比伯爵底好，甚至比首都裏的還要好哩！

「好的，」莊主回答，「現在我就寫信給伯爵說：你不願賣這提琴，因爲你……不願意……乾脆說吧，因爲賣與不賣都是你的權力，你想怎樣便怎樣。你了解我麼？但是我現在自己問你，你留着提琴有甚麼用處呢？你用的樂器是簫子，你拿着簫子還不能運用自如哩！把提琴賣給我吧！我給你

三千盧布』。(誰知道，這是一種甚麼樂器啊！)

野非卯夫笑着。

『不，主人，我不願把提琴賣給你』，他說，『但是如果你用強力，那麼自然……』

『是的，我強迫你，我要用強力搶奪你』！莊主怒喊起來，——他是分外激怒，因為這事發生在伯爵家音樂家底當面，而客人聽到這個回答，對於莊主家音樂隊底地位一定會發生一種不好的感想。『你滾開，你這忘恩負義的人！從我眼前滾開吧！倘若沒有我，你拿着你的簫子能有甚麼用處，況且你還吹得不好？你在我家吃飽，穿暖，還得到薪水；你住在我這裏華美的房屋裏頭，而你不過裝充一個藝術家罷了，但是你卻不願意看清這一點！從我眼前滾開吧，不要再作我的眼中釘！』

莊主如果氣憤那個人，總是叫那個人走開，因為他怕自己暴躁性格發作。但是他對一位『藝術家』——他是這樣稱呼他的音樂家的，——無論如何絕不願擺出嚴厲的面孔的。

買賣沒有成功，這事彷彿就這樣結束了，——突然，大約那件事情破裂後一個月，伯爵家第一個琴手作出了一件駭人聽聞的事，即是他自己負責遞了一個控告狀，把意大利人致死的責任加

在野非卯夫身上，說他殺死了意大利人，爲了獲得遺產；此外還控告他說：意大利人那封指定野非卯夫爲其繼承人的遺囑，乃是他用詐計和強力向死者取來的，這事他還能拿出證據來證明。無論莊主替野非卯夫如何請求，無論伯爵如何責罵，都不能夠阻止他的控告。大家忠告他說：醫生檢驗屍體的報告是不可動搖的，他這樣做是違反自己良心的，也許是由於個人的復仇心，因爲野非卯夫不把這把寶貴的樂器讓給他。這個音樂家仍然堅持他的意見，甚至發誓說：他是對的，心痛病絕不是由於飲酒而發生的，而是服了毒的結果，所以他要求重新檢驗屍體。人們初時很重視他的證據。這件訟事自然立刻就進行了。野非卯夫被逮捕了，被送到國立監獄去了。這件轟動全縣的訟事進行得非常之快，結果判明這個音樂家爲誣告。人們處他以適當的刑罰，雖然他還堅持他的意見。最後他承認，雖然他不曾有確實的證據，而他所拿出的證據都是他自己虛構出來的，但他仍信賴他的猜想，這種猜想終於使他堅決不移地確信，甚至現在，法庭毫無疑義地判明野非卯夫無罪之後，他還相信：野非卯夫是那個意大利音樂隊長致死的唯一原因，即使不是直接下藥毒死，也是用其他方法把他殺害了的。這還算是這個誣告人底便宜，免得接受刑罰；他突然得了腦膜炎，瘋狂了，



死在病院裏。

在這整個時期中，莊主照應野非卯夫恰如一個父親照應他的兒子一樣。爲了去探視並安慰這個在牢監裏的可憐人，平常不離田莊一步的他，竟到城裏去了好多次；他送錢給野非卯夫；當他知道野非卯夫喜歡吸煙時候，便帶給他最好的煙捲。後來我的繼父終於釋放了，他便爲他的音樂隊舉行一個盛大的祝會。他把這次控告野非卯夫的訟事，當作關係於他的整個音樂隊的事件，因爲他認爲他的音樂家們底品行，至少像他們的音樂才能一般值得讚美。

一年已經過去了，當大家一天在田莊上知道了，一個著名的法國提琴樂師來到縣城裏並將在那裏獻藝時候，莊主聽到這個消息，立刻便想法設計要邀請這位藝術家當作客人光臨在自己的田莊上。這法國人答應了他的邀請。一切招待的東西都準備好了，田莊附近的一切上流人物都已邀請了，此時突然發生了一樁使人吃驚的事件。

一天早晨，地主接到報告說：野非卯夫失蹤了。大家找尋，訪問，派僕人出去打聽——他是毫無踪跡地消失了。音樂隊陷於一種狼狽的狀態：缺少品簫員，怎麼辦呢？野非卯夫逃走後的第三天，莊

主得到法國人一封信，在這封信裏，法國人用一種使人難堪的驕傲，謝絕了他的邀請。信內還加上說：今後他應當小心謹慎地和這些有私家音樂隊的大人先生們交接了；看見一個大天才替別一個人當差，而這別一個人並不知道尊敬他，這是何等『令人痛心』的事。他把野非卯夫作爲一個例子，他認爲野非卯夫是他在俄國所見到的最有天才的藝術家，最好的提琴樂師。

莊主讀這封信，愈讀愈莫明其妙。怎麼野非卯夫就是他那樣親切地照應過，那樣好意優待過的野非卯夫麼？這個野非卯夫竟做出這樣的事情，這樣無良心無廉恥地誹謗他，而且還在一位藝術家面前呀，況且他還非常希望這位藝術家對於他的音樂隊起種好的感想哩！此外這信還包含着一個謎：法國人稱野非卯夫是他在俄國所見到的最有天才的藝術家，最好的提琴樂師，而且他的信底結尾還暗示說：他認爲人家故意要埋沒野非卯夫底天才，故意強迫他使用一個不適合於他的樂器。這話使莊主十分驚奇，他決定立刻到城裏去，親口和法國人談個明白。但是在他起程前不久，他收到伯爵一封信，伯爵請莊主到他家去，並通知他說：那位法國藝術家和野非卯夫二人都在他家裏，而且法國人已把這件事情告訴他了。他，伯爵，對於野非卯夫這種無恥的誹謗非常憤慨，

所以他暫時不讓野非卯夫離開他的屋子，此外莊主底光臨也是必要的，因為野非卯夫底誹謗也牽連到他，伯爵自己總而言之，大家必須把此事弄個水落石出，而且越早越好。

於是莊主毫不遲疑地去到伯爵家裏，請人把他介紹給法國人，並對法國人解說了事情的原委。他說，他並不曉得野非卯夫是這樣一個大天才，他祇曉得野非卯夫是一個中等的品簫員。——至於這個人還能彈琴，那他是從這封信裏纔知道的。此外，他加上說，野非卯夫是一個自由人，倘若他確是受了不可容忍的待遇，那他是隨時都可走開的。法國人很驚訝。大家把野非卯夫找來面對野非卯夫底態度幾乎令人不再認識他了：他驕傲地走了進來，用譏諷口吻回答問題，而且無恥地宣稱：他對法國人說過的一切都是實話。這種無恥行為使伯爵非常氣憤，伯爵簡直當面對我的繼父說：他是個無賴，是個說謊話的人，他該當受人們嚴厲的處罰。

『你不要這樣動氣吧，伯爵先生！』我的繼父帶着譏笑的口吻回答，『感謝你老爺底恩典，我纔僅僅遭了一點苦難，而免得當作殺人犯受人處罰。我知道得很清楚，是誰唆使着亞力賽·尼吉孚里支 (Alexei Nikiforytsch)，你的從前的音樂家，那樣控告我！』

這使伯爵太難堪了。他聽了這種無禮誣蔑的話，氣得暴跳起來。他用了很大力量纔壓制住自己的氣憤。當時恰好有一個警局長官也在客廳裏頭，他因為要同伯爵商議一件事情，剛纔來到伯爵家裏的，他發話說：野非卯夫這種無恥的侮辱行爲，已經犯了惡意誹謗之罪，因此他很恭敬地請求允許，把野非卯夫立刻就在這裏，伯爵家裏，逮捕起來。法國人也表明了他的憤懣，說：他想不到世上竟有這樣忘恩負義的人。於是我的繼父憤怒地咆哮起來，高聲大喊說：他甚至願在殺人犯嫌疑之下關在牢監裏，寧肯受世界上種種毒刑，而不願過他以前的那種生活，以前他沒有辦法，不得已纔到莊主底音樂隊裏當一個音樂家混麪包吃的，因為他的貧窮，他沒有方法和可能早點獲得自由。人們把他從客廳帶出去，把他關在一個僻靜的房間裏，告訴他說：明早就要解他到城裏去。

半夜時候，幽禁着野非卯夫的房門開了。莊主走了進來，他穿着睡衣，趿着拖鞋，手裏拿着一個點着火的燈籠。顯然他是不能入睡，祇是睜着眼睛躺在牀上；直到最後，爲了排除他的苦悶的感想，不顧時候已經很遲，他還是再爬了起來。野非卯夫沒有睡。他用驚奇的眼光看着這位進來的晚客。莊主把燈籠放在桌上，神志不寧地坐在他對面的一張椅子上面。

「野荷兒」他說，「爲甚麼你對我做出這件事情呢？」

野非卯夫不回答。莊主反覆着這個問題，話中帶有一種非常深刻的感情和一種悽慘的苦悶。

「是的，天曉得我爲甚麼要這樣做！」我的繼父終於回答了，並且把臉轉開，「一定有鬼作弄着我。我自己也不知道是誰唆使我做這種事情！總之，我不能再留在你的家裏了，我不能夠……鬼扼着我的咽喉！」

「野荷兒」！莊主說，「回到我家來吧！我將忘記一切，我將原諒你的一切。聽吧：你將是我家音樂家中的第一個人，我將特別優待你，任何人都不能比得上你……」。

「不，主人，你不要再說吧，——我再不屬於你了！我已經告訴你：鬼扼住了我的咽喉。如果我留着，我會把你的房子燒了。我就是這樣一個不幸的人，——我往往有這樣一種苦悶，認爲我當初不生在世界上還更好些！現在連我自己也不能擔保我自己的行爲了，主人，你還是讓我安靜不要吵攪我吧！自從這鬼同我結了友誼以後，一切不幸都臨到我的頭上了……」。

「這鬼是誰呢？」莊主問。



「就是那個人呀，就是像狗一般死在籬笆旁邊，再沒有一個人願意談起的那個意大利人呀，」  
「他教你，小野苟兒，他教你提琴嗎？」

「是的，我從他學來很多東西——這就葬送了我。我寧願當初不會看見他哩！」

「那麼，他的提琴一定彈得很好了，小野苟兒？」

「不，他自己彈得並不好，但他教得好。我是獨學，他不過指點指點罷了，——我寧願爛了手，悔不該當初去學這個藝術！現在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要的是甚麼。你試問我：「小野苟兒，你要甚麼？我能給你一切！」——老實說，我是無言可對的，因為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要甚麼。不，主人，還是讓我安靜吧！無論如何我總要準備做點壞事，使着人家把我趕走纔好算了，我們倆人再沒有話說了！」

「野苟兒」，莊主停頓了一會又說，「我不願這樣乾脆就同你分離。你一定不留在我家裏，那麼你走開好了，你是一個自由人，我不能够強留你。但我現在絕不願這樣簡單就離開你，野苟兒。你拿提琴彈些曲子給我聽聽吧，讓我快樂一下吧，野苟兒。我請你，彈一點吧！——看上帝面上彈一點吧！我並不是命令你，請你不要誤解我的意思，我不願強迫你，我是真心請求你：你給我彈一點吧，小野

苟兒。你在法國人面前怎樣彈，你也那樣彈給我聽吧！讓我的心輕鬆一下！你是個固執的人——好，我也是一個固執的人。你看，我也有我的頑固的頭腦，小野苟兒。我能同情於你，你也應當了解我。倘若你不是自己甘心情願地把怎樣彈給法國人聽的曲子照樣也彈給我聽，那我就不願活下去！」

「好的，我就彈給你聽！」野非卯夫說，「我已發過誓，絕不肯彈給你聽，偏偏不彈給你聽，但是現在我的心又許我破誓了。我將彈給你聽，但你要知道，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主人，你絕不能聽到第二次了，而且你還應當給我——一千盧布。」

於是他便拿起他的提琴，開始彈出他的俄國歌曲底變調來。B，告訴我，他對於任何曲調，從來未曾像對於這個變調那樣熱情那樣神妙地彈過，——這種變調就是他的第一得意的樂曲。亮晶晶的眼淚滾過了莊主底面頰，他本來就是不能夠平心淡然地聽着音樂的。當提琴彈完了時候，他站了起來，從他的錢袋裏掏出三百盧布，送給我的繼父，並且說：

「現在去罷，野苟兒。我在這裏就把你釋放了，至於你侮辱伯爵的罪名，——這也由我來負責吧：我將了結了一切。但是聽着：再不要同我見面。世界開着大門迎接你，倘若我們再碰到一塊，那無

論是我或你都要難堪。現在祝你前途無量……但等着！在你將走的時候，我還要給你一個忠告，祇有一個：勿喝酒，要學習，不倦地學習。也不要空想太多！我告訴你的話，像你的親生父親告訴你的一樣。注意着，我再重說一遍：學習，不要去碰酒杯！如果你一次拿着酒杯，喝一二口來消愁解悶（你將來一定要多多嘗到愁悶滋味的）——那麼甚麼都完了，一切都去見鬼了，也許你將恰像你的意大利人一樣，狗一般死在某處的穴窟裏。現在再會……等待着，吻我一下！

他們互相接了吻，於是野非卯夫就得到他的自由了。

但他剛一得到自由，便在附近的縣城裏揮霍盡了他那三百個盧布，甚至同那些墮落放蕩的人相來往，於是他便不得不加入在一個江湖戲班底可憐的音樂隊裏去彈第一把，也是唯一的一把提琴。這自然是與他當初的計劃不相符合的，當初的計劃是：要盡可能地趕快到彼得堡去，加入一個好的音樂隊裏，以維持他的生活，每日剩餘的時間，則用來把自己造成一個全才的藝術家。他在那小音樂隊裏混得不久，便同老板爭吵起來，辭了職，離開了這個團體。於是他的生活開始一個新時期，在此期中他的志氣頹唐了，終於決心做了一件丟臉的事情，使他的傲性低降下來。他寫了

一封信給莊主，他從前的飯碗主人，述說他的窮困並請求周濟。這封信還是用相當自重的口氣寫成的，但也不會得到回音。後來他又寫了第二封信，這次是一封卑鄙奉承的信，在這封信裏他稱莊主做他的恩人，恭維莊主是真正認識藝術的人，最後仍請求周濟他。他終於得到了這封信底回答。莊主寄了一百盧布給他，並由僕人之手寫了幾行字告訴他說：莊主希望以後再不要發生這一類事情了。這錢接到手，我的繼父便要立刻到彼得堡去，但是當他償付了債務之後，所剩下的錢已是非常之少，他簡直不能再想他那旅行計劃了。他就這樣留在外省，又加入了一個小音樂隊，在那裏又和別人爭吵。他便這樣抱着不久能到彼得堡去的希望，在外省整整生活了六年，一直到有一天，一種恐怖驚嚇着他。他失望地看見，這種苦悶而混亂的求乞生活，已經剝蝕了他許多藝術天才了。於是有一天早晨，他脫離了音樂隊，拿起他的提琴，踏上了往彼得堡去的大道，他到那裏時候，幾乎已成爲一個一無所有的流浪者了。他在某處租了一間破舊的頂樓，就在那裏第一次和B相遇，B那時剛從德國來，也要在這裏找他的前程。不久他們便結交了友誼。B現在想起那個時期，還是非常感動的。他倆都很年輕，他倆有着同樣的希望和同樣的目的，兩人都是向這個目的而努力着。不過

B、還更年輕點，對於貧苦、悲哀和藝術家之不幸等經驗得少些；此外，他本是一個德國人，他有相當計劃，又有相當恆心以趨向於他的目的，他能純粹客觀地估量自己的才能，他又預先算準了：究竟能把自己的才能發揮到何種地步。相反的，他的新朋友已經三十歲了，已被貧困弄疲倦了，已經失去他的忍耐性和緊張力了，他的朝氣已經鏗鈍了，因為他爲了每日的麪包，不得不把整整七年的光陰在外省的戲院裏和各種田莊上的小音樂隊裏空過去了。在這期間裏，支撐着他的，不至使他墮落的，就是那永久不會動搖的思想，即：他想總有一天能用他的工作走出貧困的境遇，積存些錢，然後到彼得堡去。但這種思想是模糊的、暗淡的，幾乎祇是一種內心上『自覺將有所造就』而已；以此，年復一年，他連當初的明確意識都喪失好多去了。現在他終於來到彼得堡了，但這一切都是不自覺地發生的，彷彿是從一種老習慣，傾向於這次旅行底永久願望和永久幻想的老習慣中發生出來一樣，以至於連他自己也幾乎再不知道：他究竟要在這裏找些甚麼。他的熱情是癡癡性的，張弛無常的，常常雜有膽汁苦味的，常常神志不寧的，似乎他要用這種熱情來欺騙自己，來使自己相信他的力量尚未受頓挫，他的第一團烈火，他的第一次興奮尚未衰落。這種不停的興奮給與這



冷靜而較有科學計劃的B，以巨大的印象。這個興奮底性質眩惑了他，他認為我的繼父將來一定是個世界天才。他全然想像不到會有別一種前途等候着他的同伴。但是不久他的眼睛睜開了，他認識了他同誰個在共事。他看見了，並知道了，這種強有力的興奮，這種熱情，這種銳敏神經，不是別的，正是回憶那不能發展他的天才的過去時代時一種不自覺的失望罷了；他明白了野非卯夫底才能，甚至在最初幾年也不見得有甚麼偉大；由此他又感覺到野非卯夫所以以為有偉大才能的原故，其中定有錯覺，無謂的自滿，生成的野心，以及不斷活動的渴望變成真正天才的幻想等成分在內。

「但是，雖然如此」，B說，「我還必須永遠佩服我的朋友底特有的天性。我在他身上看出一種永遠的爭鬥——一種痙攣地緊張的意志對於一種內心的頹唐，實行決死命的瘋狂的戰爭。這一個不幸者，抱着將來定成名人的這種單純希望，整整過了七年；他迷於這個將來的夢想，而完全沒有看見他的藝術根基怎樣一天比一天更加陷落了，他的技巧，以至他的藝術工具，又怎樣逐漸喪失了。正當那個時候，在他的雜亂無章的幻想裏，隨時都有一個最偉大的將來計劃發生出來。他不

但要成爲第一流的天才，成爲全世界一切提琴樂師中最偉大的人——他現在已經老實以爲他是這樣一個人了；不，還要變成一位作曲家，而他連一點樂調配合法都還不知道哩！但是最使我驚奇的，B繼續說，『還是這個人雖然不甚知道藝術理論，卻有一個如此深刻的、明瞭的，可以說是本能的藝術理解力；他對藝術的理解和感覺是如此之深，所以他失卻了自知之明，不把自己當作一個感覺靈敏的藝術批評家。而反以爲自己是一個藝術創作者，是一個天才——這是毫無奇怪的。』

事。不知道音樂理論的他，往往用那未經雕琢而簡單的話句說出如此深刻的真理，直使我驚奇地看着他，而不知道他，從未讀書，從不學習的他，怎麼會猜透這一切！我很感謝他，』B坦白地承認，『因爲他的指教幫助了我的成功不少。以我方面說』，B繼續說，『我對我的將來是十分放心的。我也熱狂地愛好我的藝術，雖然我從開始就知道，我將能變成一個甚麼樣的人物，我甚至知道：我根本祇能成爲藝術界中一個工匠而已。但在這一點上我是很可自豪的，即：自然界所賦與我的東西，我未曾像一個懶惰僕人一般把牠埋沒了，而是把牠擴大百倍。如果人們現在稱贊我純淨的彈奏，佩服我熟練的技巧，那麼我祇把這事情歸功於我的不間斷、不倦怠的努力，於我的明確的認識，這即

是說，歸功於我對自己力量的客觀估價，於我的真誠的謙遜，於我永遠的戰爭，對於驕傲，對於自滿，以及對於由自滿而來的懶惰的戰爭。』

B起初完全信服他的同伴，後來就要想方法來諫勸他。但是B底好意的忠告，祇有使野非卯夫發氣而已。從此發生的結果，便是一種漸漸增加的疏遠。不久B就發現，他的同伴一天比一天冷淡起來，變成憂鬱而沈默了，而且他的精神與奮底表現也一天天地稀少了，代替着興奮的，卻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頹喪。結果野非卯夫把他的提琴似乎也忘記了，常常個把星期不去碰牠一下。這就離他的最後的墮落不遠了，——不久這可憐的人兒就墮入了一切邪惡行爲。莊主從前所警告他的危險，現在都發生了：他喝酒。B用駭怕的心情看着他。諫勸和忠告都是一無用處，這點B是知道的；此外，B幾乎連話都不敢同他說一句。野非卯夫漸漸墮入極厲害的犬儒主義之中，顯然失去了他的一切榮譽心。譬如他以B賺來的錢爲生活，而並不知道絲毫的羞恥，反而裝着他有充分權利的樣子。因此他們的生活甚爲艱難。B仍然勉力掙扎着，教授一點音樂，在商人家中，法國人家中和小官僚家中去彈琴，祇要他們一開跳舞會或宴會時候；這樣的收入雖然不多，但是卻也能够維持

自己的生活了。相反的，野非卯夫彷彿一點也不肯注意到他的朋友底艱難。他對B、一點也不客氣，同B說話時總帶着嚴厲的聲調，或者幾天都不屑同B談一句話。有一次B很委婉小心地向他解說：他最好是不要太過於疏忽了自己的琴藝，因為不然，他會完全把提琴生疏了。野非卯夫聽到這話非常氣憤，並且說，今後他將再不去碰他的琴，——彷彿他等人跪着請求他的樣子。又一次B請求他，一同到一個跳舞會中去彈琴：因為這是一個大的宴會，一把提琴是不夠的。這個請求使野非卯夫暴怒起來。他氣憤憤說：他不是一個沿街乞討的彈琴者，他不能像B一樣卑賤，他不能這樣污辱了高貴的藝術，去給那些不懂他的天才和藝術的俗人彈跳舞曲子。於是B無言可對了。但野非卯夫卻開始在他的同伴出去彈琴不在家中時候，沈思頃間的事情，由此做出結論說：B對他說話，祇是嫌他，野非卯夫，靠他的進款來生活，用着這個暗示要叫他自己也去掙錢的意思。當B回到家裏時候，野非卯夫突然責罵他的卑鄙行為，結尾說，再不能和他留在同一屋子過活了。他真的消滅了兩天，但在第三天他又出現於B底家裏，好似沒有發生過甚麼事情一樣，依舊像先前一般安靜地繼續在B家裏生活下去。

祇因為從前的友誼和老舊的習慣，尤其因為B對這墮落了的人所感覺的同情，B纔不會把這無聊的生活改變過來，纔不會離棄他的同居的伙伴。但後來他們終於分別了。B很走幸運：他得到一位大官人的提攜，不久便開了他的第一次音樂會，很受人歡迎。那時他已是一個很卓越的藝術家了，而且不久他的很快增高的榮譽就給他在皇家歌舞院底音樂隊裏找得了一個地位，在那裏他得到了該當享有的成功。當告別時候，他還給了野非卯夫一些錢，而且叮囑他要走回正路上來。B現在還不免有一種內心同情追懷着他。他同野非卯夫的交情是他少年時代諸大事件中的一個，而且有一個最深刻的印象留在他的心上。他們是志同道合的人，怎能不結合在一起呢？一方面他們自然而然的結合起來，他方面恰好是野非卯夫底奇特的個性和最粗暴而使人不舒服的缺點更緊緊地吸引了B。B完全了解他。B充分地看透了他，終於預感到這整個的關係必須了結。在告別時候他們互相擁抱着，他們的眼睛都潮濕了。野非卯夫流着眼淚，用着嗚咽的聲音說：他是一個墮落的人，他早已知道了，但現在他纔了解他的不幸是如何的嚴重。

『我沒有一點才能！』他說出來，面孔變成死人一般蒼白。

B戰慄了。

「聽罷野苟兒」，他開始說，「你要做一個甚麼樣的人呢？你的失望會把你葬送了的，你拿一點忍耐心和剛毅性出來吧！此刻你在一種頹喪的心情當中說：你沒有才能，但這話不是真實！你有才能，我向你確言。你確實有才能！我從你怎樣感覺，怎樣了解藝術裏面，看出你的確是有才能的人。你從前的整個生活便是我這句話的證明。你已經對我說了一切，那時你已不自覺地有現在這種失望的心情。那時你的第一個教師，那個你常常向我談及的奇怪的人，就已喚起了你對藝術的愛好，而且已經發現了你的才能了。那時你對自己的才能，也像現在一樣懷疑不信。那時你自己還不知道，在你身上發生了甚麼事情。你不能够留在你的莊主家裏了，你要從他走開，你要一些別的東西——但這要的究竟是甚麼東西，你卻不知道。你的教師死得太早了。他留給你一個模糊的意向，尤其不幸的，便是他未曾使你自已瞭解自己。你覺得那條路不是你走的，你需要別一條更闊的路，你祇知道，你一定會達到這別一條路，你卻不知道怎樣去達到；而且你在你的渴望和苦悶之中，你的周圍的一切事物對你都變成可厭與可憎的了。你的六年的不幸和窮困對你並不是徒然的；在

這時期裏你學習、你思想、你認識了你自己和你的力量。現在你認識了藝術同時也認識了你的命運。我的朋友，相信我吧，現在你祇要拿出點忍耐心和剛毅性來就好了！你的前途比我偉大得多：你是一個比我偉大百倍的藝術家，但願上帝至少的把我的忍耐心十分之一給你。學習吧，勿喝酒了，像你的可敬的老莊主已經向你說過的；主要的——從新開始吧，從頭幹起，從A B C開始吧，倘若你願意。現在還有甚麼苦悶着你呢？貧窮嗎？飢餓嗎？但貧窮和飢餓都能促成藝術家底發展。貧窮和飢餓是開始所難免的。甚至是同藝術家不可分離地連繫着的。暫時沒有人認識你，也沒有人願意認識你，現在的世界就是這樣的。但是祇要人們一知道你的才能，那時就完全改變了。那時嫉妬心、卑鄙行爲，尤其愚蠢的事情都將壓迫你，比現在的貧窮還更厲害。一個有才能的人需要同情，這是當然的事。但是祇要你有點成就時候，你將看到環繞你周圍的都是怎樣一種人。你用過苦工、忍饑、受寒、熬夜所作成的東西，都受他們輕視、鄙薄，甚至不願注意。他們將不鼓舞你、安慰你，這些你的將來的朋友。他們也不告訴你，甚麼是你的好處，甚麼是你的長處，他們卻幸災樂禍地掏出你的缺點來，剛剛指出你的壞處和錯誤來；他們將裝成漠不關心及若無其事的樣子，或者看不起你本人的

樣子，來歡祝你的每個過錯，恰像他們歡祝着佳期令節一樣。——誰人沒有過錯哩！但你是驕傲的，你常常驕傲得不得其當，你很容易冒犯那些自命不凡的人物，那時你就當心了！你是孤獨的一個人，他們卻有很多，——他們將用刺針把你活活刺死。連我這樣一個人，我也已開始認識這些了。那麼現在集合你的力量吧！你還不至於窮苦到不能維持生活，不過你切不可輕視工作，你應當像我一樣，當那些富人和官僚開跳舞會時候，就到他們家裏彈琴去吧。但是你是無忍耐心的，你的毛病就在不能忍耐。你的性情太不專一了，你的思想太多，你的妄想太多，你的頭腦做了太多的工作。談起來你是很有把握的，但是祇要你拿起琴弓在手，你又沒有勇氣了。你是自愛的人，但你缺少了勇氣。所以你應當勇敢點，等待着，學習着；倘若你還不信任你的力量，那麼祇顧工作就好了。你的身上有烈火潛伏着，你有這樣的天性。或許你會達到你的目的，如果還未達到，那麼永遠向這「或許」努力吧。你愈努力工作下去，成功可能性就愈大，而你無論如何是沒有甚麼可以損失的。這裏，朋友，你們俄國人底這個「或許」是一件了不得的東西！

野非卯夫深深感動地聽着他的同伴。當他的同伴還在說話時，他蒼白的頰上漸漸泛上紅暈，



他的眼睛濕潤了，發着希望和勇氣的光芒。但是這個勇氣很快就變成了自負心，接着又變成他所常有的驕傲了：當B底話快要說完時候，野非卯夫祇是心不在焉地不甚耐煩地聽着他。雖然如此，話說完後，他還用力握着B底手，感謝B，而且——很快的，像他時常由頹喪和自負過渡到最大的驕傲一樣（倘若不是最卑鄙的誇張）——說：他很了解自己，朋友不必替他耽心，他知道他要怎樣去造就他的將來。他希望，不久也能得到大人物底提攜，然後也開了一個音樂會，一下子就能得到金錢和名譽。——B聳聳他的肩膀，沒有回答甚麼，他們就互相分別了。自然這分別是不長久的。野非卯夫立刻揮霍了他所接受來的錢，然後又找B去要錢。他這樣做了三次，四次，不久就到了十次，直到最後B底忍耐力也完了，推說不在家，不肯見他。從此B就完全不看見他了……。

已是幾年過去了。有一天，當B從某次音樂演習回來時，在一個污穢酒店面前一條巷子裏碰着一個衣衫襤褸的醉漢，這醉漢突然喊出B底名字。這是野非卯夫。他是非常改變了，他的臉孔既黃又腫。人們一看，就知道這是放縱的生活賜給他的一種不可磨滅的標誌。雖然如此，B得再見他還是很快活的：B跟他走進酒店裏；其實野非卯夫說了二句話後，就把他拖到那裏去了，在那裏在

一間隱僻的烟燻的小房間裏，B纔看清了他這從前同居的伙伴。此刻他纔看到，這人的衣裳非常襤褸，靴子已經破爛不堪了。破爛的襯衫胸口上佈滿了酒痕，他的頭髮已經開始變成灰色而且稀落了。

「你現在的情形怎樣？住在甚麼地方呢？」B問。

野非卯夫有點眼花撩亂的樣子，一眼看來似乎有點發抖，答話時候，張口結舌地說不下去，簡直使B以爲他是半瘋狂了。野非卯夫終於承認，他不先喝一杯燒酒，是不能夠講話的，但是他在這裏已經老早賒欠不成了。他說這話時臉紅了，他想用一種活潑的動作來遮掩他的臉紅，但是沒有成功，反而弄成一種討人厭的庸俗而不自然的動作，以至整個的印象成爲更淒慘的樣子，使這好心腸的B激起了真實的同情。他看到，他以前所擔心的事情，現在都實現了。他就叫拿上燒酒來。野非卯夫底臉孔變爲感恩戴德的神氣，他是如此失了均衡，他兩眼含着眼淚，幾乎要去吻B底手。在這吃喝時候，B很驚奇地知道了：這位不幸的人在這幾年中已經結了婚。但是當聽到這女人是他一切不幸和災難底罪魁，而這結婚又毀滅了他的一切才能時候，B底驚奇更加增大起來。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B問。

「真的，朋友，二年來我再沒有把我的提琴拿在手裏了，野非卯夫回答，「她是一個粗暴而未受教育的女人，一個真正的女廚子。她是……總之，我們現在是家徒四壁。這便是我們的一切。」

「但是她既然是這樣，你又爲甚麼同她結婚呢？」

「沒有東西吃。我和她認識了。她有一千多盧布……因此我同她結婚了。但是她卻愛上了我。她糾纏住我。誰還向她求婚呢！錢用完了，喝酒喝完了，朋友——至於藝術，那通通見鬼去了！」

B覺得，彷彿野非卯夫要替自己辯護，而且彷彿要趕快辯護，以避免某種注意或問題。

「我把所有一切都放棄了，他繼續說，然後他又告訴B說：他有個時候彈琴底技藝差不多學到家了，直至於能夠……總之B現在雖是彼得堡第一流提琴樂師之一，但當他，野非卯夫，想公演一次時候，他一點都不能夠幫助他，野非卯夫。

「好的，但你現在的事情怎樣呢？」B問，B對於整個情形還不甚明瞭。「爲甚麼你不找尋一個職業呢？」

「啊——不要提起吧！」野非卯夫用着一種不屑意的態度說。「你們之中誰能瞭解真正的藝術！你們知道甚麼？你們簡直是甚麼都不懂！給跳舞的人們彈一個舞曲——這是你們所能幹的。不過如此而已。真正的藝術家，你們還不曾看到過，更談不上聽到了。犯不着把你們喚醒起來啊！算了，你們是怎樣一種人，你們還是去做那種人好！」

說到這裏，野非卯夫又作了一種輕蔑的動作——但他身體幌動起來，因為他已有了幾分醉意了。然後他請求B到他家裏去。B當時拒絕了，但卻問了他的住址，約定第二天去拜訪他。野非卯夫現在已吃飽喝醉了，便帶着譏諷的態度注視舊時的同伴，而且似乎感到一種很大興趣。把這同伴作弄一下。當他們起身時候，他趕快走向B底珍貴的皮衣，拿着牠，活像一個僕人要幫一位闊老爺穿衣裳時一樣。當他們從酒店底正房裏經過時候，他站住了，把B當作全京城頭等的、唯一的提琴樂師介紹給店主和衆人。簡單說，他的行爲是卑鄙齷齪的。

雖然如此，第二天B還到頂樓上來拜訪他，我們就是很窮苦地住在這頂樓裏面。那時我剛四歲，我的母親已和野非卯夫結婚二年了。我的可憐的母親喲！她從前很美麗而且受過很好的教育；

當她充當保姆時，一點積蓄都沒有，那時她同一個老相識，我的父親，結了婚，爲的脫離了貧窮地位。但這對夫妻僅僅同居了三年。我的父親突然死了。他的微少的遺產分配於他的幾個承繼人以後，留給我的母親的，祇有我和她的丈夫指定給她的一點微小的現款。再想得到一個保姆的位置，現在是不可能的了，因爲她自己也有了一個小孩子了。此時她偶然認識了野非卯夫，而且確實愛上了他。她也是一個熱情的人，一個多夢想的人。她也把他看作一個偉大天才，而且相信當他談起他的燦爛的將來時他的那些誇口的話。她想將來能有一種令人羨慕的命運，即將變成一位天才藝術家的夫人和內助，這種設想合了她那幻想的性格，她就這樣和他結了婚。在第一個月裏，她的一切希望和夢想就成泡影了：站在她面前的，不是別的，祇是這個窮苦的現實生活。野非卯夫大概是祇爲她有一千盧布的原因，纔和她結婚的，所以錢一用完，他立刻袖着兩手，而且逢人便講——他似乎很高興這個藉口。——這次的婚姻毀滅了他的才能，他在一個愁苦房間裏，在一家飢餓的眼光之下，是不能工作的……，因爲他的理智既看不懂音符，也聽不懂音調，最後還說：這種不幸顯然是從開始就給他鑄定了的。似乎不久他連自己也相信這個抱怨的話是正確了，大概他還很快意於

這種新藉口哩。這個不幸的，雖然有很好天資而還是墮落的人，已經早在找尋着一個能够替他的一切不幸和失敗負責任的藉口了。他自然不能安心於這個可怕的思想，即以爲他在藝術方面早已無可救藥地墮落了的。思想。他拚命地對這個不祥的認識相搏鬥，彷彿對那重壓在他身上的阿爾卑斯山搏鬥一般；當現實終於開始征服了他，並把他的眼睛張開一瞬間時候，他幾乎要在恐怖之前發瘋了。他怎麼能够拋棄自己一生長久想望的計劃和目的呢？所以直到最後一分鐘他還想信，至少他還自慰說：他並沒有失去任何東西。但是如果懷疑的時間來了，那麼他又走去喝酒，爲的讓醉意把苦悶排擠出去。直到最後他自己或許還不知道：這時他的女人如何成爲他的不可缺少恩物了。她是他的活的辯護物，因爲這差不多已經成爲他的堅決不移的觀念，即是：祇要他把他的女人一埋葬，那麼一切又會變好的，因爲她是一切不幸的罪魁。但是我的可憐的母親並不瞭解他。她是一個天生的夢想家，她從不曾一次踏入這滿含敵意的世界去。她變成暴躁的、兇惡的、好角的了；她時時同她的男人爭吵，而她的男人彷彿正要從她的苦悶中找尋快樂似的，她常常勸告他應當工作，不然他定會遺忘了一切。但是我的繼父底昏憤和那個堅定的觀念，尤其他那種誇大

狂，使得他變爲無感情地幾乎無人道地殘忍以對待我的母親。他祇是笑着，並且發誓：在她未死之前，他絕不再拿提琴在手裏。他拿這種話老實不客氣地當我的母親面前說了，此時他一點也未想到他這樣做乃是不留餘地的殘忍行爲。我的母親不能忍受這樣的生活了，雖然不管這一切，她直到死還是熱烈地愛着他。她變成病態了，後來她真的病了，她既然再不能夠復原，祇好盡力忍耐着，在無窮盡的苦痛之下生活。此外，她還必須單獨地照應全家的生計。她開始做包飯生意，每天給不認識的客人包午飯，但是她的男人卻暗中偷去她所有的錢，所以時常發生這樣的事情，即客人送盤子來裝飯時候，她祇好把空盤子退還客人了。當B來拜訪我們時候，她已停了包飯生意，那時她替人染舊衣裳，此外還替人洗衣服。我們就這樣在高高的頂樓裏拖延着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窮困使B吃驚。

『聽吧，你關於你那沒落了的藝術，說過了甚麼話呢？』他轉問我的繼父。『倒是她養活了你啊，你自己作些甚麼呢？』

『我甚麼也沒有做』我的繼父回答。

但是B還沒有知道我的母親底一切不幸。她的男人常常帶回一大羣的各式各樣的朋友，那時——那時還有甚麼呢？

B給他從前的同伴講了很長久的話。B告訴他：無論如何不肯幫助他，如果他還不學好；也將不肯給他錢，因為他祇會拿錢去喝酒。最後，B請求他彈一些曲子，爲的估量一下，究竟能用甚麼辦法去幫他的忙。當我的繼父去取提琴時候，B暗中把錢遞給我的母親，但她不接受，這是她第一次要接受別人的布施了！於是把錢給了我，這可憐的女人流出眼淚來了。我的繼父從箱子裏拿出提琴，看着牠，但是他說：他先得喝酒，沒有酒他是不能彈琴的。燒酒拿來了。他喝了，開始在房裏一縱一橫地走。

「看在老朋友面上，我要給你彈彈我自己所作的樂譜」，他向B說並從衣廚中拿出一本佈滿了灰塵的厚簿子。

「這些都是我自已寫的」，他指着簿子說，「現在你看一看……這朋友，這和你們的跳舞曲子是完全不同的」！



B 默默地翻了幾頁，然後打開自己帶來的樂譜，請求他從這裏邊揀出幾個調子去彈。

野非卯夫看見他的曲譜被推在一邊，心裏很不高興，但是他仍答應了 B 底請求，因為他怕失掉了 B 底援助和同情。

他彈了。B 看出，在他們分別以後，他學會了很多東西，他一定也會大大努力過，雖然他誇口說，自從結婚後他再沒有碰過提琴。此時人們應當看看我的可憐的母親怎樣快活呀！她看着她的男人，她又滿意於他了。這位好心的 B 真真快樂，他無論如何一定要幫助我的繼父。那時他已有了很好的社會關係，他要求舊時共同學習的窮朋友拿出良心上的話答應他：從此好好做人。野非卯夫答應了，於是他盡力爲野非卯夫奔走。他先給野非卯夫縫了一身較好的衣裳，自然是爲他的利益的，然後帶他到幾個有名的人跟前，因爲野非卯夫能否加入 B 所安插他的音樂隊裏，都關係在這幾個人身上。對於尋找位置這件事情，野非卯夫自然祇有興高采烈像他平常空談時候一樣。至少他是非常情願地接受他的老朋友這次的幫忙。B 告訴我，他簡直替我的繼父慚愧，因爲我的繼父用盡阿諛和虛偽的欽佩態度來向他表示謝意，目的似乎是藉此來堅定 B 底好意而已。終於他瞭

解，人家是要使他走上正路的；他果然停止喝酒了。最後他真在一家戲院底音樂隊裏得到一個位置了。他的試驗成績很好，因為他勤苦而真心地用功了一個月，就把這一年半所荒廢的，通通恢復過來了。他答應，今後還要好好地做事情，要盡忠於他的新職務，要做一個循規蹈矩而無嗜好的人。但是我們的家計並未因此而變好了。我的繼父並沒有從他的薪水裏給我母親一個哥比，他獨自花完了他的薪金，喝酒，又和他的新朋友一起揮霍；這樣的朋友他立刻就交了一大羣。這些人大多數都是戲院裏的雇員、合唱員和演啞劇的人，一句話，都是那些不如他的人，同時他故意避開不同那些才能比他好的人相往來。至於那些不如他的人，那他是能夠向他們吹牛的，是能夠一開始便使他們起敬的，因為他一開始便向他們宣告並使他們確信：他是一個被埋沒的偉人，一個天才，他的女人使他墮落，而他們的音樂隊長是完全不懂音樂的；他譏笑音樂隊裏所有的獨奏者，譏笑戲院所選演的戲本，也譏笑這些歌舞劇底作曲人。最後他開始宣佈他的音樂新論。簡單說，他使整個音樂隊都討厭他，他同一切人爭吵，不久也同隊長吵鬧起來，他粗暴地對待他的上司，他終於得到一個最不安分最糊塗同時最無用的人底聲名，結果竟弄到如此地步，即一切人都再不能容忍他。

了。

一個這樣毫無名望的人，一個這樣不好而怠惰的音樂家，說出這樣的大話，而且還帶着一種自信的聲音，事實上，也的確是少見的事。

結果他也同B作起對來：他給他的恩人捏造了一個無恥的謠言，一個卑鄙齷齪的誹謗，他而且把這謠言編得活像確實的故事一樣。過了半年以後，他因為各事疏忽，以及不可容忍的酗酒行為，被這音樂隊開革了。但這事還不能使他覺悟。不久人們又看見他穿着破爛衣裳，因為好的都已賣掉或當掉了。他穿着這衣裳去拜訪他的從前在音樂隊裏的同事，不管這些人是否願意。他向他們述說一些中傷別人的謠言，閒談一些無意識的話，訴說着他的生活的困苦，請求一切人到他家裏來看他的母夜叉。自然有人愛聽他說話，自然有人愛開這樣的玩笑，即拿酒給這個窮極無聊的同事喝，為的打開他的話匣子，從他那喋喋不休的言語中取得一點樂趣。此外，他說的話又老是聰明而機警，話中還參雜着刻毒的譏諷和犬儒主義的風味。以此某些聽衆時常拍掌讚美他的說話。人家把他當成裝瘋作呆的人，把聽他的談話作為閒談時的消遣。人們也都喜歡作弄他，故意在他

的面前談起一位新進的大提琴家，故意捏造一個新聞說，這位音樂家要到俄國來獻藝，而且將要來到彼得堡的。他一聽得這一席話，立刻變了臉色，他把聲音放低了，打聽這位藝術家叫甚麼名字，彈得怎樣，有多大的才能；顯然他是嫉妒着這位他所不認識的偉人底聲名的。他那一貫系統的瘋狂，他那誇大狂，似乎是從此時期開始的，即是說此時開始成立那個堅定的觀念，以為他是第一個提琴家，至少在彼得堡是第一個提琴家，但是命運同他作對，由於各種各樣的詐計，自然他未被人們所了解，因此無聲無臭地過活着。這個堅定的觀念甚至使他很為得意，因為世界上確實有這樣一類人物，他們倒反喜歡自己設想以為是被壓迫的和被埋沒的人，公然如此抱怨起來，或者至少靜默地把自己當作被埋沒的偉人來尊敬，以滿足自己的好勝心。野非卯夫認識彼得堡所有的提琴樂師，他能屈指計算這些樂師人數，可是據他的意見，內中沒有一個及上他的。他的同事和別的內行人以及許多外行人，他們都知道他的誇大狂，他們故意把談話引到那位虛構的新偉人上面去，為的惹起他預先去批評他那虛構的敵人。他的氣憤，他的惡意的攻擊，第一還是他批評別人時那種聰明而切實的見解，都使他們感覺有趣。他們時常不了解他的話，但都相信，世界上沒有第

二個人能够如此巧妙地，諷刺畫式地去形容並諷刺同時代音樂家中那些偉大人物。甚至那些被他毫不留情譏諷的藝術家，也有點怕他，因為他們不僅知道他的刻毒的譏諷，而且還認識他所攻擊和判斷的也是正確的。人們已經習慣了看見他出現在戲院走廊裏和舞臺背後。那些僕役毫不留難地讓他進去，彷彿是一位不可缺少的人物一樣。他就這樣在戲院裏變成一個音樂界中的特爾西特 (Thersites)。這樣的事情大概經過了二三年。但是最後連充當這樣的腳色，也使大家討厭了。人家老實不客氣地把他推出大門。我的繼父在他生活的最後二年，對於這些人們彷彿是失蹤了，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再看見他。此外——B還碰到他二次，而且看見他在如此不幸的情況之中，直使對他的同情克服了對他的厭惡。B喊他，但這卻冒瀆了野非卯夫，他把他的破舊氈帽深深地拉到眼上，裝着沒有聽到的樣子，走過去了。一些時候過去了，在一個令節的早晨，B忽然聽見說：他的舊時的同事野非卯夫來給他賀節。B便去迎接他。野非卯夫醉醺醺地站在待見室中，分外深深地鞠了躬，幾乎直躬到地上，他嘴裏唧咕着一些人們聽不懂的語句，但是頑強地拒絕了進去。他這次拜訪的意思大約是這樣的：『我們這些無才人怎敢和你們這些偉大高崇的名流相來往呢？如果』

我們這些小人物來賀節，那麼我們站在僕人的地位上行一個禮就已經萬幸了。我們鞠了躬，便走開去。』總而言之，一句話，他是齷齪的、愚蠢的和使人發嘔般卑鄙的。自從那天早晨以後，B又一個長期間沒看見他。一直到——一直到結束了這個完全憂鬱的、暗淡的、病態的、生活的那次事變發生時候。這次事變發生得非常可怕。這次事變不但是我孩童時代震天撼地的事件，甚至還決定了我的整個一生。但是我必要先說，我的孩童時代是怎樣經過，這個人對我又有甚麼影響，——這個人，他在我的小小的心靈裏作了一個如此苦痛的印象，他是我的可憐的母親致死底原因。

我的孩童時代的回憶，不能追溯得很遠，僅僅到我十歲的那年爲止。我不知道怎樣來解釋這件事情，卽十歲前我所經過的生活並沒有給我留下一個現在還能明白回憶的印象。但是從我九歲半那時起，我差不多能把我所經過的事件逐日回憶起來：這彷彿是一條連串不斷的回憶底鍊子，一切都像昨天纔發生過的一樣……自然我還能記起一些更早的事件，但這僅像幻夢一般。譬如我還能想起，在黑暗角隅裏一個古舊聖像面前永遠點着的一盞小燈，有一次我在街上陷入於馬蹄之下，人們以後告訴我，說我因此病了三個月沒有起牀；其次當我這次病的時候，有一天夜裏在母親身邊（我是睡在她的牀上的）我突然夢中驚醒起來，我就害怕那深夜底寂靜和黑暗，又害怕那些在角隅裏疎疎響着嚙着的老鼠。我澈夜地戰慄在恐懼之前，我把蓋被蒙在頭上。雖然如此，我還不敢喚醒母親，由此可見，我害怕她，比害怕老鼠和黑暗還更厲害。但從我的意識突然覺醒

那時候起，我是迅速地發育着，意外迅速地發育着，好多孩童時代的事情，突然以不幸的形式爲我所瞭解了。我明白了一切，我在最短的時間裏明瞭了一切。自從我開始自覺地生活，自從我能非常清楚的回想而不像過去幾年那麼模糊的時候起，這時候給我留下一個深刻而愁慘的印象。這個印象每天都在我的心靈裏反覆着，並且與日俱增地生長着，這個印象給與我同雙親共同生活時代和我整個的兒童時代以一種黯淡而奇特的色彩。

現在我覺得，那時我彷彿突然從一場深夢裏醒覺過來一樣（雖然在發生的當時，並未惹起我的注意）。我住在一個頂棚低矮的大房間裏，房間既不清潔，內邊空氣又很沈悶。牆是塗滿了污穢的綠色，牆角裏有一個俄國式大火爐。穿過窗戶，人們可以俯視着街道，或者正確點說，能够看着對面的屋頂，這些窗戶都是寬而矮的，幾乎好像牆上那種橫行的裂縫一樣。窗口離開地板很高，如果我要爬到那心愛的窗口上去，那非先爬上一把椅子再上一把踏櫈不可，而且常常還是很費力氣的，——這事總是在那個禁止我的人不在家裏時候。從我們的住房差不多可以看到半個城市，因爲我們住在一所六層樓大屋子底最上層的頂樓裏。我們所有的傢具，就是一個彌滿了灰塵而



各處都露出所裝軟草的破舊的皮沙發，此外還有一張未曾油漆的桌子，二把椅子，一張母親所睡的牀，一個站在屋角裏的小櫥，一個永遠斜放着的衣櫃和一架破爛的紙屏風。

我記得有一天黃昏時候，整個房子都弄得亂七八糟，地板上橫七豎八地丟滿了各種東西，刷子、破布，我們的木製飯具，和一個打破了的瓶子，還有一些我還不知道的東西。我記得我的母親很氣憤，由於某種原因她在哭着。我的繼父坐在角隅，像平常一樣穿着破外套。他譏諷地笑着回答她幾句，這更使母親氣憤起來，於是刷子和碟子又飛向地板上了。我開始哭，喊，而且衝向他們二人。我非常害怕，我竭力抱着我的父親，爲的拿我的身體去保護他。上帝知道，爲甚麼我會覺得我的母親底憤怒是無來由的，而我的父親是受冤屈的。我要爲父親說情，願替他受罪，無論是那一種的刑罰。我非常害怕母親，而且相信一切人都是這樣怕她的。我的母親起初十分驚奇地看着我，然後她抓住我的手，把我拖到屏風後面。我在牀邊擦破了我的手——這是很痛的——但是我的驚惶更比痛苦厲害，所以一點也不敢聲響。我還知道母親爲這事毒辣地責罵父親，說話時候，她把手指着我（雖然他祇是我的繼父，但我在這裏還稱他做父親，因爲我知道我們中間沒有血統的關係，這還

是後來的事。這幕戲經過了大約二點鐘，我在緊張之前戰慄地努力猜想：這一切將要怎樣結局呢。終於爭吵停止了，母親走到別處去了。於是父親喊我到身邊去，吻着我，撫摸着我的頭髮，把我抱在腿上，我把身子緊緊地甜蜜地捲縮在他的胸膛。這是我第一次感到父親底溫柔，也許正因此，所以我從此時起纔能清楚地回想起一切事件了。我還懂得，我因為偏護他，所以纔得父親這樣愛我。我相信，這是我第一次存了這種思想，即認為他定從母親忍受着許多冤屈，蒙受着許多痛苦。從這時起我就擺脫不了這種思想了，這個思想一天更比一天激動了我。

那時候在我的心中激起了一種對於父親的無限的愛慕，但這卻是一種奇怪的愛，而非孩兒式的愛。我可以說，這是一種慈母對於孩子的同情心——如果人們不覺得這話是滑稽時候！在我看來，父親老是值得憐憫的，受人不平待遇的，被人殘酷壓迫的；簡單說，我看他是這樣一個殉道者，要不叫我瘋狂地安慰他，愛撫他，溫柔地款待他，出全力去照應他，對他作些好事，——這簡直是不可能的。我現在還不了解，我從何處會想到他是這樣一個殉道者，一個這樣的不幸的人。誰給我這個念頭呢？我，一個小孩子，怎麼能夠瞭解他的個人的失敗和幻滅呢？但是我瞭解他，祇要我把一切

依照我自己的方式加以思索時候。雖然如此，我還不能想像，我怎樣會達到這樣的一種見解也許由於這樣的原因吧，即母親待我太嚴厲了，所以我站在父親方面去，把他也當作一個受她不平虐待的人，因此認爲他是我的一個同患難的同志。

我已經說過我的第一次從童年睡夢中覺醒過來的事情，以及在自覺的生活中第一次動情的行爲了。從此時起，我的心兒已受了創傷，我的發育就在一種難以相信的邁進和令人疲憊的速度之下進行了，完成了。現在我再不能以簡單的外表印象爲滿足了。我開始反省、沈思、並觀察；但我說來，這種觀察未免發生得不自然的早，使我的理智不能把一切事物都依照其概念和觀念排比起來，所以我突然進入在別一個爲我所專有的世界裏去。我周圍的一切，一天天更加變成了與父親常常講給我聽的奇異故事相似，那時我自然以爲這些故事是千真萬確的。所以我就有了一些稀奇的想像。我很知道——但是我卻不能說，是怎樣會知道的，——我生活在一個畸形的家庭裏，我的雙親不像這時我所認識的別人一樣。我自問，爲甚麼我所看見的別人外表上和我的雙親毫不相似呢？爲甚麼我看到別人笑時，突然會想起：在我們的家庭裏從來沒有人笑，從來沒有人快

活呢？何種權力強迫着我這九歲的小孩子這樣注意地去觀察我的周圍，去留心我偶然從人們所聽來的每一句話呢，——這些人是我在樓梯上或大街上所碰到的，當我晚上穿着我的破衣，披着母親底舊上衣去到附近的小店鋪購買幾個哥比的糖、茶或麪包時候？我知道，卻不明白怎樣會知道：有一種永久的愁悶，一種難耐的悲哀，籠罩着我們的家庭。我用盡腦力想猜透，爲甚麼會有這種情形。我不知道，誰幫助我，依照我的方式把這個謎揭穿了，即：我歸罪我的母親，我以爲她是父親底死敵。但我再說一遍；——我自己終不了解，怎麼會有這種高深的理解在我的空想之中發生出來。我越同父親接近，越須憎恨我的可憐的母親。對於這一切的回憶，現在還使我非常痛苦。但以後還發生一件事情，比頭一件事情更加促成我這稀奇的偏袒父親的傾向。

有一次，晚上九點鐘的時候，母親派我去店鋪裏買酵母。父親不在家。回路上我沒看清路，失腳了，跌倒在馬路人行道中間，倒掉了碗裏的酵母。我的第一個思想就是：母親將要怎樣大發脾氣啊。接着我纔覺得左臂上非常痛苦，同時又覺得我站不起來了。人們都站住看我。一位老太婆設法要扶起我，但一個過路的男孩子用鑰匙在我的頭上打了一下。終於我被扶了起來，拾起了破碗底碎

片又繼續蹣跚地向前走去，幾乎無力移動我的雙腳。突然我看見了父親。他站在我家對門一座華麗屋子前面的一堆人羣裏。這是某個貴人底屋子，那晚點着輝煌的燈燭，大門前停着許多馬車，音樂隊奏樂的聲音從裏面傳了出來。我拉住父親底衣邊，把碎碗指給他看，而且哭着說：我心裏害怕，不敢到母親面前去。我突然確信，他將保護我。但我爲甚麼相信這個，是誰告訴我，還是其他甚麼原因使我知道：他比母親更愛我呢？——這個我是不明白的。爲甚麼我一點不害怕地走向他，同時卻膽怯地不敢出現在母親面前呢？他握着我的手，安慰我，然後他說：他要指示我一些好看的东西，他把我舉了起來，抱在臂上。我痛了起來，不能看見甚麼東西，因爲他恰握着我那跌傷了的臂膀，這是可怕的痛苦，但我並不叫喊，僅僅爲的不使他替我擔憂。他多次問我，看到甚麼東西沒有。我用全力回答他說：他的話不錯，我看到窗子後面的紅窗簾。但當他要抱我越過馬路到那一邊離家更近的人行道去時候，我突然哭了起來——我不知道，爲甚麼——擁抱了他的頸子，請求他趕快回家，到母親跟前去。我還知道，他的溫柔使我不安，我簡直再不能忍受這種思想，即以爲我想同樣去愛他們二人，但他們中的一人，父親，對我好並愛我，而我卻不敢安心地走向另一人，母親，跟前去，我在

她的地前祇覺害怕。可是那晚她一點也不兇惡，她祇說我應當去睡覺。我還記得，臂上疼痛漸漸加劇，我開始發熱起來，雖然如此，我還是特別幸福而且快活的，因為一切都這樣好好地過去了，我整夜都夢見對門的屋子，和那美麗的紅窗簾。

次早醒來，我的第一個思想，第一件心事，便是那所掛紅窗簾的屋子。母親剛一離開房間，我就立刻爬上窗板，去看那所美麗的屋子了。這所屋子以前早就惹起我的好奇心了。晚上，當馬路上的燈籠都已點燃，當那玻璃窗後面的紫紅色的窗簾開始從屋內射出血紅的光輝時候，這使我尤其高興。那些停在大門前面的馬車，那些剛纔駕着高頭大馬來臨的人們，車夫和僕人底喧嘩叫喊，屋前的人客往來，車旁有顏色的燈籠以及那些從車中出來的盛裝的太太——這一切都緊緊地吸引着我在。在我這小孩子的幻想裏，這一切都變成帝王般豪華和神話般神奇的了。自從我和父親在這富人屋子前面相逢之後，這屋子在我的眼裏就變成加倍的美麗而值得觀賞了。現在，在我的覺醒的幻想中，發生了一些稀奇的揣測和想像。生活在像我的父母這樣奇特的人們中間的我，變成了一個奇特而多幻想的孩子，這也是毫無可怪的事。最使我驚奇的，乃是我的父母性情相反這回

事情。例如這個事情即使我奇怪，即：母親孜孜不倦地爲了我們的窮困的家計而經營而努力，並且不斷地罵着父親，說他讓她單獨爲全家工作，養活全家——因此我就不知不覺地自問，爲甚麼父親完全不幫忙她，爲甚麼他差不多像一個生客般住在我們家裏呢？關於這事，母親底某些話句給我相當地解答了。我驚奇地聽她說：爸爸是一位藝術家（我立刻注意到這句話），是一位有大天才的人。我的想像力立刻給這句話作了一個解釋：一個「藝術家」當然有點特別，總之，是一位非常人物，因此必定是與衆不同的。也許一部分是我的父親底行爲使我發生這個見解；也許我從前已經聽過這類的話，但現在已經忘記了。有一次父親在我當面用一種奇異的感情說了幾句話，這些話底意思我非常明瞭，即是說：『一個這樣的時候將要到來，那時他不再窮困了，他將變成一個富翁；祇要母親死了，他定然會發跡的』。

我還記得，當我聽着這話時候，我是非常驚慌。我的驚慌和恐懼如此之厲害，竟使我不能留在房裏，必須跑到我們那冰冷的走廊去，在那裏流淚。我在那裏心膽俱裂地哭着，把兩肘靠在窗板上，把臉埋在手心裏。但是後來，當我繼續沈思，而且已在父親底可怕的希望之前漸漸習慣了時候，

——不久我自己的思想便來幫助我。至少，我再不能常久忍耐這種沒有歸宿的痛苦，我自自然然走到一種揣測去。於是乎——我不知道，這是怎樣開始的，但是結果我卻真實相信：如果母親一死，父親就會離開這個愁悶的屋子，會帶我到別的地方去的。但是到那裏去呢？——這是我直到最後還不能明白想像的。我僅僅記得：我所能拿來裝飾我們二人所住的地方（我們二人一定要同住的，這對我是沒有問題的）的一切，我關於美麗、繁華和偉大所能想像的一切——這一切，在我的對於將來的夢想中，都可以找得到。我相信，我們那時立刻成了富人，我再用不着到小店鋪裏去給母親買辦東西了，——這個差使很使我為難，因為我一走出屋門，鄰居的小孩子就永不讓我安靜，——我很害怕他們，尤其當我拿着牛乳或雞蛋時候，因為我知道，如果打碎了雞蛋或傾倒了牛乳，定有一個嚴厲的處罰等待着。後來我又想像父親將怎樣立刻穿起了美麗的衣裳，我們將怎樣遷移在一座燦爛的屋子裏，於是——於是我和父親在那門前相遇的，有着紅窗簾的、富麗的屋子和他指示給我看的那些東西，此刻都來幫助我的幻想。在我的對於將來的夢想裏，自然會有這種想像，即以爲我們恰要搬到這所屋子裏去享受永久的幸福。從這個時候起，我每天，尤其在黃昏時，



都帶着緊張的好奇心和欣慕心從我們的窗戶向着那座使我入魔的屋子窺看，想着那晚馬車紛紛而來的情景，和那羣穿着我從未見過的華麗衣裳的客人。然後我在意想之中，又聽見了那個從屋子響出來的低微而溫柔的音樂底音調，我又去注視那些在窗簾後面移動着的人影，我努力想猜透在那窗後究有甚麼事情——我總覺得，那裏是一個天堂，是不停歇的佳期令節。我開始憎恨起我們那寒酸的頂樓和我所穿的襤褸的衣裳來了。有一次我剛剛像平常一樣坐上了窗板，母親便責罵我，命令我爬下來，於是我就有了這樣一種思想：她是嫉妬的，不願意我觀看這個屋子，甚至不願意我想念這個屋子，我們的幸福使她感覺不舒服，因此她要破壞我們的幸福，至少在她還生活着的時候。整個的晚上，我都用一種猜疑的眼光看着她。

我的心怎樣能够這樣無情地反對像我母親一般可憐而不幸的人呢！現在我纔知道了她的一切痛苦，我想到她所遭遇的災難，心中就如刀割一般。不錯，甚至在那時候，在我的奇怪的孩童時代底黑暗時期，當我以反常的速度發育的時候，我的心已常常因痛苦和同情而緊縮起來，——不安、紛亂和懷疑充滿了我的心靈。那時我的良心已經譴責我自己了；我也已明顯感覺到，我對母

親的態度是不對的。但是我們二人卻像互相疑忌、互相躲避似的。我記不起來，那時我曾對她溫存過沒有。現在常常祇要有點微弱的回憶，便可搖撼着，鞭撻着我的靈魂。有一次，我還記得（我此刻要講述的事情，自然是瑣碎的，差不多是無關重要的事情，但現在恰是這種回憶最能引起我的痛苦，在我思想中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有一次，在一天晚上，當父親不在家裏時候，母親要派我到小店裏去買一點茶和糖。但她沈思了很久，她不能決定，她用半高半低的聲音，把銅元數來數去——一個很小的數目，這幾個錢是她還能支配的。她數算着，計劃着，倘若我沒有錯，弄了足足半個鐘頭，還沒有計算完畢。大約因為苦悶，她常常陷於沈思的情態。我很清楚回想起這件事情，彷彿我看見她站在我的眼前，慢騰騰地自言自語，一面把錢一個一個地數着，彷彿每一句話都是一件重要東西似的。他的頰和脣全是慘白的，她的手不斷地抖擻着；如果她一人坐着，沈思的時候，她就不斷地搖着頭。

「不，不需要」，終於她向我瞥了一眼說，「我寧願上牀去睡覺。怎麼樣呢？你要睡嗎？妮托茲卡（Njeto tchka）」我不響，於是她微微托起了我的下頷，平靜而溫和地看着我；她的憂愁的面容化

爲清朗，顯出一種如此安靜而慈愛的微笑，使得我的心感動了，而且開始跳盪起來。此外，她若叫我「妮托茲卡」，這就表示此時她特別愛我。我的名字底這個親昵的形式，是她自己想出的，她拿我本來的名字安娜（Anna）改成了這樣的叫法。倘若她叫我「妮托茲卡」時候，我就知道，她是要對我表示溫柔的。這事感動了我：我想去擁抱她，把身子緊緊靠着她，與她一塊兒同哭。她，這可憐的女人，長久地撫摸我的頭——也許是完全機械地撫摸着，而自己並沒想到，她在撫摸我。撫摸時，她總叫着我：「我的孩子，安妮塔，妮托茲卡！」淚珠兒要滾過我的面頰了，但是我卻努力忍耐着，壓制着自己。我甚至有點拒絕她的溫柔，而不對她表示出一點感覺，雖然這樣我是非常吃苦的。不，這種漠然無情的態度絕不是自然的！單是母親底嚴厲也不能夠使我這樣的對待她。但是我知道這內中的原因：破壞了我同她的接近的，是我對父親的幻想的愛慕。當我夜間在我睡覺的地方，從硬墊褥上面，薄被單底下醒來時候，我常常有點害怕，朦朧中想起不久之前，當我更幼小時，我怎樣和母親同睡在一張牀上，那時夜間醒來並不像這時害怕，因爲那時祇要緊緊貼近她身邊，把眼睛閉合，立刻就又睡着了。我覺得，不管我願意不願意，我暗中還是愛她的。在我以後的生活裏，我觀察到

這樣的現象，即有許多小孩子常常是淡漠無情的，倘若他們愛了某一個人，那麼他們就會專心去愛這個人，自然就不愛其他的人了。我就是這樣的。

有時，整整一個星期之久，都是死般的寂靜籠罩着我們的頂樓。父親和母親皆爲爭吵而疲倦了，我像平常一樣生活在他們中間，永遠是默默地，沈思地，夢想地，悲苦地，永遠有甚麼東西在我的思想中促使我去猜想一些我所不認識的事情。當我觀察着他們二人時候，我完全了解，他們互相間感情怎樣：我瞭解他們中間這種悶人的永遠的敵意，我了解彌漫我們家中的那種反常生活底痛苦和悲哀——我了解這個，自然不知道其原因及其範圍，我祇照那時所能了解的程度去了解罷了。在那冬天的長而靜的晚上，我常常幾個鐘頭長久自由在地從我的坐位去觀察他們，追隨着每個舉動，鄭重地研究着父親臉上的每個表情，努力要猜透他在想些甚麼，如此精神煥發地忙些甚麼。然後又去看母親了，她使我戰慄而恐懼。她能够不倦地在房中走來走去，幾個鐘頭，甚至走到半夜，如果他不能入睡時候——她是患着失眠症的——走時自言自語，似乎房中除她而外並無別人，她時而伸開兩臂，時而把兩臂交叉在胸前，時而兩手互握着，如像陷於失望和無限的痛

苦、悲哀之中。有時眼淚湧出她的眼眶，她自己也許不知道，因為她常常沈入在一種完全的『自忘』狀態。此時除掉她的憂心外，還有一種肉體上很重的痛苦，但是這種痛苦她是完全沒有注意到的。

這種寂寞和沈默——這種寂寞和沈默我是不敢打破的——開始日重一日地壓着我的心頭。我帶着覺醒的意識，已生活了整整一年了。我不斷地沈思、夢想，而且祕密之中常被一種突現而模糊的新奇願望所苦悶。我彷彿迷路在一個森林裏。父親頭一個注意了我，喊我到他的身邊，問我，爲甚麼這樣目不轉睛地釘着他。我不記得，我回答了他些甚麼話；我祇記得，他沈思了一刻，最後向我說：他將給我帶一本A B C書來，教我讀書。我迫切地等待這本新異的書，一夜都做着幻想的夢——

——因爲我對一本A B C書的想像不能說是不明瞭的。終於，第二天，父親真的開始教書了。我立刻知道，我應當做甚麼。我學得好而且快，因爲我知道，這樣一定會使他歡喜的。這是我那時生活底最幸福的時代。每逢他稱讚我，撫摸我的頭和吻着我時候，我立刻快活得流出眼淚來。父親就這樣漸漸愛了我。不久我就敢同他講話，後來我們竟常常幾個鐘頭不知疲倦地互相談論起來，雖然那時我對他告訴我的話，幾乎一句都不懂。但是我還有點害怕他，尤其害怕他會以爲我厭煩他了；因

此我便費盡力量，裝做甚麼都懂的樣子。結果，晚間和我坐着，談話，變成他的習慣了。祇要薄暮時他一回家，我便毫不躊躇地拿起我的ABC書到他跟前。他叫我對着他坐在板櫈上；教了書後，他照例從一本書裏朗讀幾段給我聽。這些東西，我可以說都不了解，但是我儘可能笑着，因為我相信，這樣能够使他喜歡。事實上我是同他暢談，而我的微笑也似乎使他很有趣。但有一次，教了書後，他講給我一個故事。這是我所聽到的第一個故事。當我聽他說話時候，我彷彿着了魔一般坐着，週身緊張得發起熱來，覺得我已置身天堂之中了；最後我精神興奮起來，不知如何是好。並非故事本身使我如此喜歡——不是，絕對不是，而是最不可能的事情突然會變成可能的了，因為我把這一切都當爲能兌現的鈔票。自然我立刻任我自己的幻想自由發展去，一瞬間我的所有幻想的夢。在我看來，好像已經實現過了。在這幻夢中佔第一要位的自然就是那座掛紅窗簾的屋子，但是不知道甚麼原因，這屋子底主人竟是我的父親，雖然他自己講說故事，然後就來了母親，她阻礙着我們，不讓我們動身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再其次——或者正確點說——一開始就是我自己來了，帶着我的綺麗的夢想，帶着我的一切幻想的、瘋狂的、完全不可能的對於將來的想像：這一切

在我的頭腦中如此亂七八糟，以至不久便形成了一個糾纏不開的昏迷狀態，使我在一個長期中消失了。對於父母底每個溫柔的感情，和對於真實與想像的一切辨別力——上帝知道，我生活在甚麼地方啊！此時我十分渴望同父親談論這件事情，談論我們的前途，談論他自己所期望的東西，談論他要把我引到那裏去，倘若我們終於離開我們頂樓時候。我已相信，這些事情都將很快實現的，但是怎樣實現並用甚麼方法實現——我卻不知道，因此我是非常苦悶，幾乎要爲此事破裂了腦袋。有時——特別在晚上——我以爲，父親將要祕密地給我使個眼色，把我喊到走廊裏去，我偷偷地，不讓母親看見便拿了我的ABC書，和那幅自從不可回憶時候以來掛在牆上的，未曾裝框的畫像，這幅畫像我是牢牢地記着，無論如何非帶走不可的——然後我們就私逃到某處去，永不回到母親跟前來。有一天，母親不在家中，父親又特別高興時候——他總是高興的，如果他喝了一點酒——我便鼓起勇氣，走向他，開始閒談一些事情，意在抓着一個機會，便把談話引到我所愛好的話題來。終於我使他快活地笑起來了，於是我緊抱了他，心害怕地跳着，彷彿我正要說着一些祕密而可怕的事情；我迷亂地、吞吞吐吐地問他：我們究竟要到甚麼地方去，何時去，要帶些甚麼東西，

我們要住在那裏，最後又問：我們不是要遷居在那個掛着紅窗簾的屋子麼？

『甚麼屋子？紅窗簾？甚麼意思呢？你幻想些甚麼，蠢孩子！』

我驚慌了，我害怕地設法向他解釋說：如果母親死了，我們二人將不再停留在這頂樓上，他一定要把我帶到別處去；我們二人要在那裏富裕而幸福地生活着。最後我還告訴他：這一切都是他自己向我約言的。因為我十分確信，他從前真有一次向我這樣說過，至少那時我以爲是這樣的。

『母親麼？死麼？如果她死了麼……』他重覆了我的話，並驚奇地看着我，同時他的濃厚而雜灰色的眉毛中間顯出一個皺紋，他的臉色有點改變。『你幻想些甚麼？蠢孩子，愚蠢可憐的小東西……！』他罵我，甚至很厲害地罵我；他說，我是一個蠢孩子，我一點不懂事……我不記得，他還說些甚麼，——他的確很迷亂。

自然我不懂他罵我的話，尤其不懂這事對他如何痛苦，即我抓着了並牢記了，他在憤怒中和不幸壓迫之下對母親說的話，我又把這話背得爛熟，並加以深深的思考。但無論如何，無論他怎樣興奮，這事顯然使他不得不考慮一下。可是我總不懂得他爲甚麼如此氣憤我；我感覺有種苦味和



憂愁在我身上昇長，而且漸漸增高了，直到我開始哭了起來。然後，我又想，這在美麗的生活之中等待着我們的一切都是非常重要的，是不允許我這蠢孩子去思想，或去談論的。同時，我雖然未立刻了解，但我已模糊覺得這事是對不起母親的。因此我覺得異常害怕，接着還有一點輕微的懷疑潛入我的靈魂，使我靈魂中的一切都動搖不安起來。當他看到我的哭泣和苦惱時候，他又想法安慰我，用袖子替我拭去眼淚，請求我不要再哭。我們就這樣默默地坐了一個時候。他的臉色很沈暗，彷彿在沈思的樣子；然後他又講起話來，雖然我也曾費盡力氣，但對他那時說的話卻懂得很少。從我所記得那些零碎話句中想起來，他那時是在對我解釋：他是個甚麼人，他是怎樣大的一位藝術家，怎樣無人了解他，而他是有一個偉大才能的。我還記得，他問我是否懂得這一切；我自然回答懂得；接着他重復問我：『那麼他有天才麼？』我回答：『是的，他有天才』。他低聲笑了起來，他自己似乎也覺得好笑，因為他把他所認為這樣莊嚴的問題，竟和一個小孩子去談。我們的談話被卡爾·費杜利失 (Karl Fedorytsch) 打斷了，他突如其來地踏進我們的家中，父親便指着他說：

『例如這人，卡爾·費杜利失，他是沒有五個哥比天才的』。

我禁不住笑了起來，因為我覺得——上帝知道爲甚麼——這事很滑稽；我又快樂而且幸福了。

這個卡爾·費杜利失是一位非常奇特的怪物。我那時看見的人非常之少，所以現在還能很清楚記憶起他，彷彿他站在這裏，我很清楚地看見他在我面前。他是一位德國人，漫也爾 (Meyer) 是他的名字，他到俄國來，因為他祇有一個願望；到彼得堡來加入皇家跳舞團。可惜他是一個不好的舞者，人們甚至不讓他加入在那充滿後臺的陪舞者羣中，祇使他當作一個啞劇演員。所以他祇演着一種啞子的腳色，扮着浮爾丁布拉斯 (Fortinbras) 底一個隨從，或飛盧那 (Verona) 底一個騎士，這些騎士總是二十幾個一次出臺，一齊拔出紙製的劍，衆口同聲喊着：「我們要爲國王而死！」

雖然如此，世界上再沒有像卡爾·費杜利失一般熱心於他的藝術的藝術家了。他的最大的不幸和遺憾，便是他沒有加入在皇家跳舞團裏。他把跳舞術高舉在其他一切藝術之上，他看待跳舞正如父親看待他的提琴一樣。他倆曾在同一戲院共事，他們就在那裏認識的，此後這位啞劇演

員——他現在也已失業了，——便來拜訪他從前在音樂隊裏的同事，他還是一切人中忠實於我的繼父的唯一的人。他們常常見面，互訴着各人的悲慘命運，這命運作弄了他們，使他們不能被別人所了解。這個德國人是世界上最重感情而最可愛的人，他同我的繼父結交了最熱烈而最不自利的友誼。我相信，父親，相反的，對他並無甚麼特別的傾慕，只因爲缺乏其他的朋友，纔把他當作一個相識而已。可惜父親太偏曲了，他絕不知道，跳舞也是一種藝術，因此他常羞辱了這可憐的德國人，直至使之流淚。他既看出德國人底弱點，便故意去觸發這個弱點，讓這可憐的卡爾·費杜利失發怒，以爲笑樂，——卡爾·費杜利失氣得火星亂冒，當我的繼父站立鄙笑他所心愛的跳舞術時候。關於這位卡爾·費杜利以及他和我的繼父的友誼，好多是B以後對我講的。B永遠把這位熱心的舞蹈者叫做倫堡的跳蟲。此外我還很生動地想起他們的會晤情形，當他倆喝過一點酒並自命爲被埋沒的大人物而埋怨各自命運的時候。我靜靜地注視着這對怪人，我也隨他們一同悲歎起來；倘若他們灑淚時候，我也跟着號啕起來，雖然我還不知道爲了甚麼事情。這種事情永遠發生在母親不在家的時候，因爲這德國人很怕她，如果他來了，照例要在樓梯口等待很長久，直

到屋裏有人出來：他如打聽得母親在家，那麼他便趕快轉過身去，跑下樓梯。每次來時他總帶着德文詩歌，精神活潑地讀給我們聽，然後他又手舞足蹈地朗吟起來；爲了我們能了解其中的意思，他時常用很大力氣把某些句子翻譯成一種他所特有的俄國話。這使父親頗感興趣，我卻常常笑出眼淚來。有一次，他們二人找到一本俄文著作，這使他們非常興奮，以後差不多在每次會晤時，他們總要重讀一遍。我記得，這是一本韻文戲曲，敘述從前俄國某一有名的著作家的故事。這書中頭幾行詩句我記得十分清楚，所以好多年之後，我還能立刻認識這本戲曲，如果這書偶然落到我的手中時候。這是關於一位大藝術家，叫做甚麼雅考蒲（Якопов）底悲慘命運的故事。他一面喊着：『我被埋沒了！』接着又說：『我成名了！』——或者是：『我沒天才！』然後又是：『我有天才！』簡單說，就是這類事情。收場自然是十分悲慘的。戲曲的本身確是毫無價值的，不過在這二個讀者心中卻引起了最天真而最悲慘的應聲，因爲他們在書中主角身上發現了許多與自己相似的地方。我還記得，讀完這本戲曲後，卡爾·費杜利失往得意忘形地跳了起來，疾跑到房中另一面牆邊，令人不忍推卻地懇求着，眼中滿含淚珠地，渴望公平判斷地懇求着，懇求父親和我——他叫我做『小

姐』——『就在這裏』來作他，他的命運以及觀衆三者中的評判員。於是，他便開始來跳舞；當他在我們面前跳出各種舞姿時候，他便向我們喊，叫我們應當立刻告訴他：他是怎樣一個人？是藝術家？不是？是否人們能說相反的話，即說：他沒有才能？父親立刻做出最莊重的樣子，祕密給我一個眼色，彷彿要我注意看他怎樣去作弄這個可憐的人。我想笑，但是父親用指頭威脅我，我集中週身力量，忍住了笑。現在，當我想起那個情形時候，我還是忍不住要笑的。我還很清楚地想見他站在我的面前，這個可憐的卡爾·費杜利！他的身材異常矮小而瘦削，頭髮已經灰白了。鼻子是彎而紅的，永遠染着煙草的痕跡。他的腿是個特別彎曲的形式；雖然如此，他對於自己的形體彷彿還是很得意的。他穿的褲子窄狹得像是絨線織成的一樣。當他跳完了最後的舞姿，站着，兩個臂膀伸向我們，並對我們微笑時候——卽像舞臺上舞蹈者舞完時那種姿勢和微笑——父親還沈默了好一會，裝出不能決定怎樣判斷的樣子，故意讓這被埋沒的舞蹈家僵在那種難熬的姿勢裏，直到這位雖然用盡力量保持均衡姿勢，而其站着的一條枯瘦的腿已經搖幌起來時候。父親最後發了慈悲，他先用着誠懇的臉色看着我，好像他要問我：『我們現在要對他說些甚麼呢？』——同時舞蹈者底懇

求的眼光也釘在我的身上。

「不，卡爾·費杜利失，看起來，這是無益的努力，你還沒有弄對！」最後父親說了，說時裝出這種神氣，彷彿他說出這句實話是萬分不得已的樣子。卡爾·費杜利失聽了，胸中發出一個真誠的歎息，但他立刻又鼓起勇氣，用很快的手勢重新請求我們注意，確言，剛纔他並沒有依照最好的方法跳，並請求我們再作一次評判員。他又趕快跑到另一牆邊，更加熱心地跳將起來，直把頭碰着天花板，而且碰得很重，——但他卻像斯巴達人般忍住了疼痛，又站在那個難熬的姿勢裏，微笑地伸出一雙戰慄的臂膀，等待着我們的評判。但父親仍是無情的，僅僅憂鬱地重覆着說：

「不，卡爾·費杜利失，這彷彿是你的命運：你還是沒有弄對！」

我的最後的自制力消失了，我哈哈大笑起來，父親也笑了。此刻，卡爾·費杜利失終於知道是同他開玩笑了，他把臉氣得通紅，滿含着眼淚，帶着一種深沈而滑稽的感情——這種感情後來很使我苦悶，因為牠喚起了我對這位不幸者的真正同情——轉向父親說：

「你是一個不忠實的朋友！」

他拿起帽子，從我們跑開，山盟海誓說：他永不到我們家裏來了。

但這個仇怨的暗影總是不會長久的。幾天之後，他又出現在我們家中，又讀起這本著名的戲劇，眼中又淌着眼淚，最後這位天真的卡爾·費杜利失又一次請求我們作他觀眾，和命運中間的評判員，但他這次熱烈請求我們誠懇批評他，像忠實朋友所應做的，再不要同他開玩笑……

有一次母親派我到小店裏去買些日用品，我回來時，很小心地把人家找回我的銀角子拿在手裏。我在樓梯上碰到父親，他正要出門去。我向他笑着，因為我不能隱藏我的快樂，當我一看到他時候。當他屈身吻我時，他看到我手裏的銀角子……我還沒有說過，我對他臉上的每個表情都認識得很清楚，所以我一眼就能猜透他的願望。倘若我看見他有點悲傷和憂愁時，我簡直能夠痛苦而死。如果他沒錢喝酒，那是他最垂頭喪氣的時候，——因為喝酒已經成爲他的習慣了。此刻，在那一瞬間，當我們在樓梯上相遇時候，我看見似乎對他發生過甚麼特別的事情。他的紛亂的眼光不安地向週圍看着，我相信，起初他並沒注意到我。但當他看見我手中的錢時候，他面上突然變得通紅，立刻又再蒼白起來，後來就伸出兩手，彷彿要從我手裏把錢拿去，但又立刻縮了回去。顯然他同

自己爭鬥着。最後他好像克服自己了，他說：我應當回到母親跟前；他自己很快走下幾級樓梯，——突然他又站住了，並喊我回來。

他的表情很狼狽。

「聽着，妮托茲卡」，他很快地說，「把這些錢給我，我將還你的。不嗎？你是給爸爸的啊？你是一個好孩子啊，妮托茲卡？」

我差不多感覺到這件事情了。第一瞬間便是母親將要變成怎樣兇惡的念頭，我的恐懼心，尤其是替自己和替父親的本能羞恥心——使我不知不覺地遲疑起來，不肯把錢交給他。他立刻看透了這點，趕快說：

「不，不，不需要，不需要的……！」

「不，不，爸爸，拿去吧！我將說，我把錢失落了，或者鄰居的小孩們搶去了。」

「那麼好，很好；我知道，你是一個聰明的小姑娘」，他說。他用戰抖着的嘴唇微笑着，並沒隱藏他的狂喜，當他把錢拿在他手中時候。「你是一個好女孩，你是我的安琪兒！拿出來吧，我要親吻你。」



的手！

他抓着我的手，但我趕快把手縮了回來。一種對他的同情征服了我，同時羞恥心也在我的身上漸漸增高，竟至變爲苦悶。我再也不能支持了，我奔上樓去，我並不顧慮到父親，讓他站在他所站的地方。當我走進房子時候，我的面頰就如炙烤一般，我的心兒在一種以前尚不認識的苦悶的感覺之中狂跳着。我卻毫不害怕地向母親說：我把錢掉在雪裏，雖然找尋了很長久，仍舊沒有找着。我等待着母親打我，但結果並沒有捱打。起初母親當然是發氣的，因爲那時我們非常之窮。她對着我喊，但不久反想一下，便停止罵我；她祇說我是一個蠢笨而粗心的女孩子，說我顯然不愛她，因爲我把她辛苦賺來的錢這樣不注意就丟了。這話比鞭打更加使我難過。因爲母親已經認清了我：我常常已經接近病態的多感的感覺，她並不是不明瞭的，所以她相信用這種苦毒的責備——像說：我不愛她之類——能够比其他普通的懲戒辦法更能够懲罰我，更能够養成我的小心謹慎習慣。像往常一樣，黃昏時候我便在走廊上等着他，因爲他照例是這時回家的。我陷於大大的混亂之中。責罰我的良心的東西，也傷害了我的感情。父親終於回來了，我很快活看見他到來，彷彿我希望

望着，這會使我輕鬆一點。他很快樂，但是當他看到我時候，他的臉上立刻做出一個神祕的、有點難堪的表情，他戰兢兢地向我們的房門一望，把我拖在一個最隱僻的角隅裏，又恐慌地向房門張望一次，然後從衣袋裏掏出他所買來的胡椒餅，並開始用教訓口氣低聲向我說：以後再不要偷母親底錢，再不要欺誑母親了，因為這是可鄙的恥辱，是很不好的。這次因為他恰在急需錢的時候，所以纔有這樣的事，但是他將要償還這些錢的，那時我可以說，我又把錢找到了；這樣便對母親贖了一椿恥辱，將來我再不當去作這類的事了，如果我聽他的話時，他還要給我買更多的胡椒餅。最後他甚至說，我應當對母親同情，因為她有病，這個可憐的女人，她一個人為我們大家工作，供養我們全家。我十分害怕地聽着，我全身都在戰慄，眼淚幾乎要使我昏迷了。我是如此驚愕，直至於說不出一句話來，也不能移動一步。他還禁止了我啼哭，禁止我向母親說及此事——尤其叮嚀我不要再向母親說——以後他便走進房間。我看見，他也是很迷亂的。我彷彿受了一種可怕的禁咒，過了這整個的晚間，我第一次不敢觀看，他不敢走近他。他也小心地避開我的眼光。母親在房中走來走去，自言自語着，正是她平常沈思時的樣子。那天她清楚覺得自己更加病重了，而且已經有了死亡的症候。

簡單說，因為這內心的痛苦，我終於害了熱病。病態的、迷亂的幻夢窘迫了我——直到我支持不住，而且開始啼哭起來。我的哭聲驚動了母親，她低聲喊我，問我是否身體不舒服。我沒回答，反而越加悲慘地啼哭了。她點燃燈光，走到我的身邊，設法安慰我；她相信，是一場惡夢驚嚇了我。

「啊，愚蠢的小孩子！」她說，「如果你夢見甚麼東西時，總是要啼哭的。現在已經好了，安心睡吧！」她吻着我，說：我應當到她的牀上去，睡在她的身邊。但我不願意，因為我不敢擁抱她，也不敢走到她的身邊。我的心痛苦得絞在一塊。我要向她說出一切。我已準備開始向她說了；但我又想起父親和他禁止的話，我沒有說出甚麼。

「我的可憐的孩子……妮托茲卡……」我聽見母親在低聲說話，同時她用她的舊上衣給我蓋好，因為她看見我全身都在打着寒戰。「你要害病的，像我一樣。」她非常憂鬱地看着我，我簡直不能忍受她的眼光，我盡力緊閉了眼睛，把身體轉過去。我再想不起其他事情了，因為我已睡着了，但在半睡中，我還很長久聽見可憐的母親怎樣低聲安慰我，使我安然入睡。以前我還沒有忍受過這樣難堪的痛苦。我的心兒緊縮起來，連肉體上也覺疼痛。第二天情形便好點了。我又開始同父

親去談話，但我並未提起昨日發生的事情，因為我知道，這會使他很不舒服。我到底沒有錯；他立刻把談話轉到一些好的事情上去，因為他也感到我們中間不適意的緊張狀態，至少當我們的視線相遇時候，他總要扮出黯淡的臉孔。現在，他看我又是天真而活潑起來了，他也覺有一種稀有的快樂，一種差不多孩子般的滿意。像平常一樣，母親不久便出門去，於是他就毫無拘束起來。他非常熱烈地吻着我，使我陷於過度的狂喜中，又哭，又笑。最後他說，他要拿一件好東西給我看，看這東西將會使我快樂——把這當作報酬，因為我是一個聰明良好的小姑娘。說時他解開他的背心，拿出一把鑰匙，這鑰匙是他拿黑繩穿着掛在頸項上的，他留心地神祕地看着我，似乎要在我的眼中看出他以爲必有的那種快樂；他打開我們的大箱子，小心謹慎地從裏邊取出一個我從未見過的長形黑匣子。他顫巍巍地搬弄這個匣子，——忽然他的臉色完全改變了；笑容從他的臉上消滅了，卻換上一幅十分莊重的表情。他又小心地打開這充滿神祕的匣子，從裏邊取出一件我還沒有看見過的特別物件，——這東西有一個非常奇怪的形式。他小心地，可以說是恭敬地把牠拿在手裏，說，這便是他的提琴，他的樂器。於是他使用着低微而莊重的聲音向我說話，——而且說了很長久，但是

我不了解他。我祇記得這對我已經認識的印象，即說：他是一位藝術家，他有才能，總有一次他將要彈這把提琴，最後我們大家將要發財，我們將要去享受快樂幸福。淚珠充滿了他的眼睛，滾過他的面頰。我很受感動。最後他吻了他的提琴，要我也吻牠。當他看見，我願更接近地去注視提琴時候，他便把我領到母親牀上，把提琴遞在我的手中；但是我清楚地看到他害怕得戰慄起來，害怕我也許會打碎他的提琴。我拿住了提琴，手觸着弦，弦上發出低微而顫抖的響聲。

『這就是音樂？』我說着，同時擡起頭望着他。

『是，是，這就是音樂』，他重覆說，快活地擦着手，『你是一個聰明的孩子，一個好孩子！』

不管他的稱贊與快樂，我仍看到，他在爲他的提琴擔心，於是我也害怕起來——我把提琴急速給還他。他同樣小心地把提琴包好，鎖了匣子，放回箱子裏去。他又一次摸着我的頭，同我約定，如果我還像現在一樣聰明，勇敢而順從，那他還要拿提琴給我看的。這提琴就這樣驅除了我們間共同的愁苦了。晚上他要出門時候，他纔又低聲叮嚀我：『不要忘記了他昨天在樓梯口告訴我的話。我就這樣在我們的頂樓內長大起來，我的愛情——不，正確點說，我的感情，因爲我不知道用』

別的名詞來表現我對於父親的那個不可抑制的而又使我痛苦的感覺——也就這樣逐漸增高，直至於變成一種病態的衝動。我祇有一件快樂的事情，就是想他，夢他；我也祇有一個願望和意志，即是——作一切事情，祇爲的使他快樂，或祇爲的使他稍微喜歡一下。我常常凍得發青，打着寒戰，在通風的走廊上等他，祇爲的至少能早一瞬間聽見他的回來，看見他的身影。如果他撫摸我，如果他常常很溫柔地對我時候，我便快活得糊塗了。但是我對於可憐的母親老是在這樣僵硬而冷淡的關係裏，使我連肉體也痛苦起來。有時我簡直能在痛苦與同情之前死去。倘若我一看見她時候，在父母間不斷爭吵之中，我總不能取無所可否的態度，站在局外旁觀，我一定要在他們之中選擇，定要偏袒他們中的一個。我之所以要站在這半瘋子一邊，僅僅因爲他在我的眼中是特別值得同情而可憐，因爲他一開始便給了我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開展了我的幻想。但是到底——誰個能够恰切地說出，我所以偏袒他的原故呢？我覺得，我之所以接近他，也許因爲他是如此特別，甚至他的外表特別，而不像母親那樣嚴厲而兇惡，因爲他是差不多瘋癲的，因爲他身上帶點幻術家底成分，最後因爲我對他比對母親更少畏懼，也更少敬意。他有更多和我相似之處。這樣的感覺漸漸征服

了我，即以爲我佔他的上風了，我已不知不覺地把他降服了，我對他已變成不可缺少的了，我是往往向他諂媚的。事實上，我的這種奇異的愛慕確有點與愛情小說相似……但是這本小說卻歷時不久：我不久便失掉我的母親和父親了。他們的生命得到一個駭人的結果，這個結果重壓而難堪地刻印在我的記憶之中。我現在便要敘述這件事情是怎樣發生的。

三

那時有一件驚人的新聞轟動了全彼得堡：著名的ウー將要到來的消息傳遍了各處。一切和彼得堡音樂界有關的人都緊張起來。歌者、優伶、詩人、畫家，一切音樂迷，甚至那些本來不是音樂迷，而坦然自認不懂一點音調的人，現在都熱烈地爭買音樂會底入場券。大廳幾乎不能容納這些熱心家人數的十分之一，他們都是有可能或已準備付二十五個盧布入場券的。這位ウー在歐洲的榮譽，他的桂冠高齡，他的不曾荒蕪而新鮮的天才，他近來很少公開彈奏的事實，以及他說：這是他最後一次的遊藝旅行，今後他將結束他的音樂生涯了——這一切都鼓舞了人們的熱情和好奇心。一句話，這是一個很大的緊張狀態。

我已說過，每個新的提琴樂師來到，即使是個一點小「聲名」的提琴樂師來到，總要給我的繼父一個最不舒服的印象。他永遠是那些首先忙着去聽這新來藝術家奏樂的人們中間頭一個，



爲的能够盡可能早點判別這人有多麼好的藝術。他常常因爲聽見人們稱讚某個新出現的明星而感覺不舒服起來；他如果不在這被稱讚者底彈奏上發現一些破綻，拿出當作他的『一得之見』，而用刻薄的譏諷到處傳揚以後，那他是會安靜下來的。這個可憐的瘋子相信，全世界祇有一個唯一的天才，一個唯一的藝術家，這個藝術家自然就是他自己。現在這位世界天才の——將要在彼得堡彈奏的消息，不僅是傳聞，而且快成事實了，這事就如同一個迅雷般震撼了他。此外，我還必須說明，在近十年來彼得堡沒有聽到過一個較有才能的人彈奏過，更用不着說像の——這樣的

天才了。因此我的繼父對於歐洲真正第一流藝術家底技藝還沒有一個正確的想像。

人們告訴我，在那個還未證實的消息傳播以後，我的繼父又出現在戲院底後臺了。他是很迷亂的，他非常不安地打聽の——及其未來的音樂會消息。因爲大家長久不見他，所以他的出現，倒起了相當的影響。有人要玩弄他，便挑動他說：『是的，我的親愛的野苟兒，彼得羅維支，現在你將聽不到跳舞場音樂了，而要聽到一種使你生活不下去的音樂了！』當他聽這譏笑時，他變成蒼白了，但還扮了一個難看的冷笑，安閒地回答：

「我們等着吧。常有這種事情，即遠看是一座山，近看卻是一隻駱駝。這位——僅僅在巴黎出風頭，正是法國人把他捧出來的，但是——大家都知道，法國人是些甚麼人……！」

大家都笑了。這可憐人感到侮辱，但是他還抑制着自己，僅僅加上說：他不願意多說甚麼，人們不久就可親自經驗到，人們暫時祇要等一等，到後天日子是不遠的，這個奇跡到後天就要出現的。

B告訴我，在那日黃昏前不久，他在街道上遇見H親王，——當作實踐的藝術家看來，H親王是不能入流的。當作普通人看來，他卻是一個卓越的藝術鑑賞者和藝術愛好者。他們一路走着，自然也是談論這位獻藝旅行的大琴師，不久B忽然看到我的父親站在一家樂器商店窗戶前面，注意地推究那個用大字印刷而為著名樂師——做宣傳的一張音樂會節目。

「你看見站在窗戶前面的那個人嗎？」B迅速轉身對親王說。

「那是誰呢？」親王問。

「你已經聽過他的名字。這就是那個野非卯夫，我已經向你好多次說過關於他的故事了，他會有一次藉你的援手得到一個位置的。」

『啊，不錯，我想起了！』親王說，『你常常對我談到他。他大概是很有趣的，據別人說。我不能夠聽他彈一次提琴嗎？』

『不必』，B簡短地答回，『這是一回令人難堪的事情。這就是說……，我不知道，這對你將是怎樣，但這總給我一個可怕的形象。他的生活是——一幕可怕的悲劇。一個活地獄。我深對他同情，不管他如何齷齪，我總是憐憫他的。你說他大概是有趣的。不錯，但是他留給人們的印象卻是太過痛苦而難堪了。第一他是一個瘋子，第二這個瘋子還有三件良心上的罪愆，因為除他自己的生命以外，他還殺害了其他兩個人的生命：他的妻室和女兒。就我看來，他會立刻死掉，如果他確認犯了這種罪愆。但是最可怕的事情就在這一點：即他已八年之久「差不多」自認，而且還要完全地自認。他又八年之久對他的良心角鬥着，為的是不僅要「差不多」自認，而且還要完全地自認。』

『你的意思是說他窮嗎？』親王問。

『是的；但是現在窮困對他寧是一種幸福，因為在他眼中看來，窮困乃是他的辯護資料。祇要他是窮困時候，他就可以對每個人說：祇是這個窮困害了他，倘若他有錢，那麼他就有足夠時間，就

免得爲俗務所縈纏，而可以表示出，他是怎樣一個藝術家了。他帶着一種特別的希望結了婚，因爲他的女人那時有一千盧布，他希望這筆款子將會幫助他達到他的目的。他做這事，就像一個幻想家，一個詩人，他的行爲永遠是這樣的。你可知道，他在這八年中說些甚麼，現在又在不倦地說些甚麼？——說：他的整個不幸底原因，便是他的妻：她妨害了他的一切。他自己甚麼事都不作，也不想作。如果你把他的妻從他拿開了，——那他便成了世界上最不幸的人。現在他已多年不碰他的提琴了，——你知道，這是甚麼原因呢？因爲祇要他把琴弓拿在手裏，他的內心就必須承認，他已沒有甚麼了，是一個零了，不是一個藝術家了。反之，如果他不去碰動琴弓，那麼他還能夠給自己一個美滿的信心，相信那一切都不是真的。他是一個夢想家。他相信，他會有一天，彷彿經過一件奇跡，突然變成世界上最有名的人。他的口號是：「不作凱撒，寧不爲人」，彷彿人們能夠這樣簡單地在一瞬間內變成一個凱撒似的。他的整個的要求，和他的唯一的願望，就是——榮譽。但是如果這樣的一個感覺成爲藝術家最初的和唯一的動力，那麼這個人就已經不是藝術家了，因爲他已失去了藝術家的根基，這就是說，他已不是專爲藝術而去愛好藝術了；他愛好藝術，祇爲藝術能夠造成榮譽，而非

爲別的原因。你試拿 S—N 作爲一個例子吧：倘若他把琴弓拿在手裏，那麼除過音樂之外，全世界的一切都對他消滅了。音樂以後，錢對他纔是主要的，我相信，在他看來，榮譽不過佔着第三個位置罷了。但是他很少關心於榮譽的……：你知道，相反的，這個不幸者現在最關心的是甚麼事情呢？」B 繼續說，做了一個頭部運動指着野非卯夫。「現在他所關心的，祇是一件最愚蠢而最沒有意義的事情，甚至是一件最可憐憫而最可笑的事情，即：究竟是他，野非卯夫比 S—N 偉大呢，還是 S—N 比他偉大，——除此而外，沒有別的，因爲現在他還相信，他是世界上第一個藝術家。如果你設法使他相信，他不是藝術家，我敢斷言，他會立刻死掉的。要使他拋棄那已犧牲了他的整個生命的堅定的觀念——這對他是太可怕而太困難了。這個觀念太過於根深蒂固了，因爲他本人當初確實是個能夠造就的人。」

「那麼他如果聽到 S—N 底音樂會，這將是一件很有趣味的的事情吧？」親王說。  
「是的，」B 沈思地說。「但是，不，他還會替自己設法辯護。他的想像比他所能經驗的事實還更強些；因此他立刻又會給他的想像找到一個新的解釋。」

「你以為這樣麼？」親王問。

這時他們已經走近我的父親。當他看見他們時候，他要裝着看不見的樣子從他們旁邊走過去，但是B拉住了他，向他說話。B問他是否要去聽著名的W—N底音樂會。野非卯夫漠然回答說：他還不知道去不去，他正在計劃些比音樂會和一切外來的提琴樂師更加重要的事情；但總之，他還要等着看看，他還不能說一句肯定的話，不過如果他那時恰好有空閒時間——為甚麼一定沒有呢？——也許他可以費點精神去聽這個音樂會。一個飛快而不安的眼光掃過了B和親王，接着便是一個迅速而猜忌的微笑，然後他舉一舉帽子，對B點點頭，藉口說他沒有時間，他便走開了。

從某天起，我就知道父親有點憂慮，究竟是甚麼事情苦悶着他，我的確不知道，但他近來心中有點事情，這自然會給我觀察出來的。甚至母親也發覺了一點。她這幾天病得很厲害，連腳幾乎都不能移動，走路差不多是不可能的。父親忽而回家，忽而又出門去。早晨我們家裏來了三、四個客人，都是他從前的同事，這使我很覺奇異，因為平常除過卡爾·費杜利失幾乎是沒有人來到我們家裏的。自從父親不在戲院做事之後，其他一切都早已停止拜訪我們了。最後，卡爾·費杜利失也

急忙忙喘不過氣地趕來了，他帶來一張音樂會底節目。我聽着他們的談話，細心地觀察他們：一切都使我非常痛苦，使我彷彿覺得父親臉上的緊張和不安都是我自己的罪過。我一定要知道，要了解：他們究竟談些甚麼；於是我第一次聽到 ω—N 底名字。我把他們的談話聽下去，就知道了：倘若人們要聽這位 ω—N 底音樂，至少須付十五個盧布。此外，我還記得，父親怎樣突然失掉了忍耐力，怎樣輕蔑地用手在空中揮舞，怎樣半開玩笑似地說：他認識這些變戲法的外國人，這些自命爲不可幾及的偉人以及他們的神話式的天才，他也認識這位 ω—N。這些人都是猶太人，他們祇想來騙俄國底錢；俄國錢也特別容易落到他們手裏去，因爲這些頭腦簡單的俄國人對於每個無意識的事件都會稱奇歎賞的，對於法國人因愛國主義而高舉到天上去的東西，更要佩服得五體投地了；這些俄國人並不能夠判別，甚麼是天才，甚麼不是。那時我已知道，「沒有天才」這句話是甚麼意思了。客人都笑了，不久都走開了，祇有父親啞然留着。我猜到 he 因某個理由而厭惡這個 ω—N；所以爲了消除他的苦悶並使他歡喜起見，我便走近棹旁，拿起那張節目，一個個字母拼起來念，並大聲讀着 ω—N 底名字。然後我笑起來，看着坐在椅上沈思的父親，並且說：「這也是一個像卡爾

·費杜利失那樣的傢伙，也是沒有出息的東西啊！父親全身一震，彷彿我驚了他一般，從我手裏奪去了那張節目，對我喊，躁着腳，抓着他的帽子，已經要跑出房間了，但又立刻轉了回來，把我喊出走廊去。他在那裏親吻我，說我是個好孩子，一個聰明的孩子，因此我絕不會使他難堪，他要叫我辦一件大事情——究竟是甚麼大事，他沒有講明白。聽他講話時，我很難受；因為我看見並覺得，他這種柔情蜜意是不自然的——所以這事使我害怕。我開始爲他而苦悶了。

次日中飯時——卽音樂會前一日——父親非常頹喪。他完全與常不同，不時地看着母親。最後——使我吃驚不少——他甚至開始同母親說話了（我之所以吃驚，因爲平常他差不多不同她講話的）。飯後，他突然想起要來拉攏我了：他藉口這個或那個，時時喊我到樓梯口去；他先向周圍一看，彷彿怕人闖見一般，然後摸着我的頭，親吻我，稱我做好孩子，馴順的孩子；他說，我真實愛爸爸，所以他請求我做的事情，我一定會替他辦到的。這一切使我的神經非常緊張起來，最後簡直成爲不可忍受的了。當他第十次喊我到樓梯口去時候，事情終於弄明白了。他帶着一種知罪而痛苦的表情，一面不安地向周圍看着，一面問我：知不知道，母親前天帶回家來的二十五個盧布放在甚



麼地方。當我聽到這個問題時，我驚慌得目瞪口呆了。這時我們突然聽到樓梯上一陣響聲，父親很驚慌，丟下我，跑開了。黃昏時，他纔走回家中，迷亂地，愁悶地，頹喪地，憂慮地；他默然坐在他的椅上，他的眼光又在找尋我，是的，他正裝成快活神氣看着我。於是我又害怕起來，我故意避開他的眼光。天已經完全黑暗時候，母親喊我到她身邊，她躺在牀上已整整一天了，她給我幾個哥比，叫我到小店鋪裏給她買點糖和茶。我們家裏很少喝茶。母親享用這種奢侈品——因為我們的家計祇允許有這一種奢侈品——祇在她覺得有病而發熱時候。我拿了錢，剛一走到走廊裏，便盡可能地奔跑起來，因為我害怕，有人會趕上我。我的預感並沒欺騙我：父親在街道上追到我，把我拉回屋裏去。

「妮托茲卡」他用一種猶豫不定的聲音開始說。「我的小鴿子聽呀！把這些錢給我吧，明天就還你……」。

「爸爸！好爸爸！」我懇求地喊，我在戰慄着，我跪在他的面前，向他發誓，「好爸爸！我辦不到！我不能這樣做！媽媽有病，她需要喝茶……我們不能夠拿去媽媽這些錢，實在不能夠，你相信我的話吧！另一次吧！另一次我將給你……」。

「你不願意嗎？你不願意嗎？」他低聲說着，像憤怒得發狂了。「那麼你不再愛我了麼？好！現在我就離開你！你一個人留在媽媽身邊吧，我要離開你們，我不帶你同走。你聽見麼，你這可惡的小姑娘，你聽見我說甚麼話麼？」

「好爸爸！」我驚慌得喊，「把錢拿去吧！我現在應當怎樣辦呢？」我口吃着，抓着他的衣緣，「但是媽媽將要哭，她是病了呀，他又罵我！」

我相信，他絕未料想到這個反抗，但他還是把錢拿去了；然後，——似乎害怕不能忍受我的悲歎和啼哭的樣子——他急速離開我，跑上大街去。我走上樓梯，但到房門前我就失掉力量了。我不敢踏進去，我不能踏進去，我的心中的一切都在戰慄，震撼。我把臉兒放在手心裏，踉蹌地走近窗邊，像那時，當我聽到父親說，他願意母親早點死的時候一樣。我把兩肘擎在窗板上站着，彷彿忘掉知覺一樣，但我還是傾聽着，注意樓梯下面每個低微的響聲。終於有人匆忙地走上來了。這就是他；我認識他走路聲音的。

「是你在這裏麼？」他說，當他看到我時候。

我向他衝去。

『拿去吧！』他粗暴地說，把錢塞在我的手裏，『拿回去吧！還給你！我現在不是你的父親了，聽到嗎？我再不願意做你的父親了！你愛媽媽比愛我還多些！到媽媽跟前去吧！我再不管你的事情了！』說着，他就離開我，又匆匆走下樓梯。我哭着向他趕去。

『爸爸！爸爸！親愛的爸爸！我將聽從你！』我哽咽地喊，『我愛你比愛媽媽還多些！把錢拿去吧，拿去用吧！——爸爸……！』

他再也不聽我的話，——我祇看見，他從大街消滅了。

整個的晚上，我像害了病似的，抖擻而發熱起來。我還知道，母親給我說了些話，把我喊到她身邊，但我是毫無感覺了，沒有聽到甚麼，也沒看到甚麼。結果我開始痛哭，叫喊，——媽媽很恐慌，她不知道她當怎麼辦。她把我抱到她的牀上，我抱着她的頸項，也就慢慢入睡了；雖在睡夢中，我還時時刻刻害怕得跳起來，還受某些事物所驚嚇。這夜就這樣過去了。次早，我醒得很遲，母親已經出門去。她總是在這時出去做她的工作。父親和一個不相識的人坐在房裏，二人在大聲說話。我一等到生

客走開，房裏沒有別人時候，便跑向父親，低聲地、哽咽地，向他謝罪。

「你還要做一個好孩子像從前一般嗎？」他嚴厲地問我。

「是的，爸爸，是的！」我口吃着。「我將告訴你，媽媽底錢放在甚麼地方。她把錢放在她的盒子裏，在那首飾匣子裏，至少昨天是放在那裏的。」

「昨天嗎？甚麼地方？」他喊着，跳了起來。「放在甚麼地方？」

「但是盒子鎖着哩，爸爸！」我急速說。「你須等到晚上媽媽派我去換錢時候，因為我知道哥比已經用完了。」

「我需要十五個盧布，妮托茲卡！你聽到嗎？祇要十五個就夠了！今天借我用了，明天我統統還你。我立刻就買糖果給你，還有核桃，……還要給你買洋囡囡哩……明天再買一個，每天都要帶糖果給你，祇要你是一個馴順的好孩子！」

「啊，不，這是不需要的，爸爸，這是不需要的！我不要糖果，我不願吃糖果，你買來，我是要給還你的！」我喊着，眼淚幾乎要把我窒息了，因為我的心緊縮起來，幾乎要昏迷過去了。這時我覺得，他並

沒有爲我難受，他也完全不愛我，因爲他看不出，我是怎樣愛他，甚至以爲我是爲了糖果而替他做事的。這一瞬間我這十歲的小孩子完全認識了他，完全看透了他；我此刻已經明顯覺得，這種認識從此永遠深刻在我的心上了，我再不能愛他了，我從前的爸爸已經永遠消逝了。但是他剛因爲能經過我取到錢的希望而歡欣鼓舞；他現在看到，我肯爲他犧牲一切，我甚麼事都肯替他去；但是祇有上帝知道，我所做的這『一切』那時對我是何種代價。我知道，這些錢對於我的可憐的母親是多麼重要；我知道，她會因氣憤和憂心而發生大病的，如果她失掉了這些錢，所以我又覺得很懊悔。但他一點看不出來，他總以爲我還是一個三歲的小孩，殊不知我已明白一切了。他的快樂是無限止的：他吻着我，勸我不要哭，約言今天就要同我離開母親——顯然是迎合我的向這個方向不斷進行的幻想。最後他從他的袋子取出一張音樂會節目，告訴我說：他今天晚上要去聽的這個人乃是他的敵人，他的不共戴天的仇人，但他的敵人是打不倒他的。當他說起他的敵人時，他真像一個小孩子。但是當他看到，在他講述時，我並不像平常一樣笑，而是莊嚴而靜默地靜聽着，於是他便拿起他的帽子，走出房間，因爲他說，他還有要緊的事情要做。在要走開時候，他還吻了我一次，不自

然地笑着向我點頭，似乎他還不甚放心於我，以爲我還能够再改變我的意向。

我已經說過，他像瘋子一般：這是我在音樂會前一天已經感到的。他需要錢去買音樂會底入場券，——好像他已預感到，這音樂會要決定他的整個命運似的！這事竟使他如此顛狂，他簡直要在昨天晚上拿掉我的幾個哥比，彷彿這幾個錢就能買到入場券一般。在吃飯時——我們的中飯照例是遲到下午纔吃的，——他簡直不能安然靜坐，也不能嚙下一點東西，他時時站立起來，又坐下去，若有所思的樣子；一會拿起帽子，彷彿要出門去，一會又是心不在焉的樣子，忽然低聲獨語，忽然又把頭擡起來，用眼睛找尋我，對我使眼色，做出各種手勢來，表示他非常不耐煩地等着這筆錢，有時候又好像氣憤我，還沒把錢從母親偷來。他的反常舉動甚至也引起了母親底注意，她驚奇地看着他。我卻像被判了死刑一般。飯後我便退回我的屋角裏，像害熱病那樣戰慄地一秒一秒數着，直數至母親慣常派我到店鋪裏買零物時候。在我的一生中，我沒有經過比這更難受的時期了。這幾個鐘頭不可消磨地永遠留在我的回憶之中。還有甚麼思想不會於這幾個鐘頭內鑽入我的頭腦去呢？常時有這樣一個時候，即說來雖然祇有幾分鐘之久，但人們覺得比過了幾個年頭還要長

久些。我覺得，我正準備要做一些不好的和可恥的事情；他自己也曾使我的良好本能更加強大起來，因為他第一次引誘我做過不好事情之後，也許由於惶恐或由於事後追悔，他又對我解釋說，我這事是做得非常不好的。難道他不知道欺騙像我這樣的一個人是如何困難的麼？因為我已經熱心地要去把握一切的印象，而我又已經感覺過和思索過好多好的和壞的事情了，但我知道，這是一種非常的需要驅使他逼我又一次去做惡事，因而犧牲了我這可憐而孤弱的童年——驅使他敢於給我這尚未堅定的良心再下一次毒手。當我蹲在我的房角時，我又開始思索這事：即我已經由於自己的自由意志而願作這件事情了，他爲甚麼還拿報酬的話來對我講呢？新的感覺，直到現在尚未感覺過的激動，以及新的問題，都成羣結隊地擁擠在我心上，使我痛苦。突然我想起了母親，我想像着她的失望，如果她失去這筆辛苦得來的錢財時候。終於母親放下了她所盡力從事的工作，喊着我了。我戰慄着，走近她。她從櫃裏取出錢，一面把錢交給我，一面說：

『去吧，妮托茲卡！上帝在上，你不要像上次一樣弄錯了錢，你也要注意着，不要把錢失落了！』  
我用懇求的眼光看了父親一眼，但他向我點頭，贊成地微笑着，而且不耐煩地擦着手。鐘已打

了六下了，音樂會是在八點鐘開始的。他等待這個機會，一定也是十分不耐煩了。

我站在樓梯上等着他。他是非常緊張而不耐煩，他簡直忘記了一切顧忌，急速趕上了我。我把錢交給他；樓梯上是黑暗的，我不能看見他的臉孔，我卻感到他的全身都在發抖，當他接到錢時候，我僵硬地站着，像全身麻木了一般，一動也不能動。當他派我上樓到房裏給他取帽子時候，我纔醒轉過來。他不願意走進房裏去。

「爸爸！……不同回房裏去嗎？」我用拒絕的聲調問他，我還抱有最後的希望——希望他保護我。

「不……你單獨進去吧，……甚麼？等着，等着！」他喊着，很快想起一件事情，「等着，我立刻就給你買糖果，——但是你先到房裏，給我吧帽子拿到這裏來。」

彷彿一隻冰冷的手緊握了我的心。突然——我把他推開，像被人追趕般奔上樓梯來。當我踏進房裏時，我的神情非常慌張，那時如果我說，人們搶去我的錢，母親定然會相信的。但我不能說出一句話。一種失望情緒突然襲擊了我，我撲倒在母親底牀上，把臉埋在手掌裏。過了一個時候以後，



我聽見門上一陣低微響聲，父親走進房裏來了。他來取他的帽子。

「錢那裏去了？」母親突然喊起來，她現在閃電般猜透，一定發生甚麼非常的事情了。「錢那裏去了？說呀！」她把我從牀上拖到房子中間，放在她的面前。

我沈默着，眼光垂下地板；我幾乎不知道我做過了甚麼事情，也不知道人們要把我怎麼樣。

「錢那裏去了？」她對我喊，突然——她又看着父親，他已抓着他的帽子了。「錢那裏去了？」她重複說，「啊！她把錢給你了？你這無賴漢！我的劊子手，你我的殺人賊！你也要把她教壞了！這孩子她，她，不許你這樣離開我！」

說時她已走到門口了，她鎖了門，把鑰匙藏在自己身邊。

「說吧！承認了吧！」她轉向我——用一種氣憤得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給我承認了一切吧，說呀！不然……我不知道，我要把你怎麼樣纔好！」

她握住我的手，幾乎要把我的手握碎了，爲的強迫我承認出來。她是瘋狂了，一定不甚知道她自己作的甚麼事。但我誓死沈默，不說一句關於父親的話。——我最後一次膽怯地把眼睛轉向着

他……祇要我能從他得到一個眼光，聽到一句話，爲我所期待，所暗祝的，那麼——不管受了如何痛苦，不管受了甚麼毒刑，我都是快活幸福的……但是——我的上帝！他卻用一種無情而帶威嚇的手勢命令我不要響，彷彿以爲我此時還會怕別的威脅似的。這使我的咽喉窒息，使我不能呼吸，我的腳麻木了……我失卻了知覺而倒地了……昨日的病象又再發作起來。

突然有人敲我們的門，於是我便驚醒轉來。母親開了門，看見一個穿僕役服裝的人帶點躊躇神氣走進房來，他驚疑地向周圍一看，詢問音樂家野非卯夫是否住在這裏。父親說，他就是他所找尋的人。於是這個來人便遞給父親一封信，並且說，他是B先生派來的，B先生此刻正在H親王家裏。信封裏裝着一張著名的M—N音樂會底入場券。

這位穿着華貴服裝的僕人底光臨，這位H親王所派到窮音樂家跟前來的專使底光臨，——這一切在第一瞬間便給母親作了一個大大的印象。我已經說過，這可憐的女人永久是愛我的父親的。甚至經過整整八年失望、煩惱、愁悶的生活之後，她的心還未曾改變：真的，她總還能夠愛他！上帝知道，也許現在他又在他的生活裏看見命運轉變的曙光了。甚至一種希望的陰影已經影響她

了。誰知道，也許他拿着他那不可動搖的確信心，也使她認假成真了。這種自信心是不會對她，這柔弱的女人，發生相當影響的，——因此如果她在這次親王底垂青上立刻替他建築起千百個計劃，這並不是甚麼奇怪的事！她馬上又準備對他和好了，寬恕他一切了，寬恕他們共同生活期間內一切的痛苦，甚至寬恕當時他這個可恥的行爲，——即不惜犧牲她的唯一的小孩子的行爲了。由於復活的希望底怒潮所鼓動，她也準備把這個可恥的行爲當爲一個簡單的微小的錯誤了，當爲一件小事了，——認爲這個行爲是應歸這窮困，這不幸的生活和他的失望的狀況來負責的。她就這樣寬恕了他，在這一瞬間對這個墮落的男人又生出無限的同情了。

父親很迷亂。B和親王底垂青也使他受寵若驚。他一逕轉向母親，向她低語了幾句，她便離開房間。約有二分鐘後，她拿着兌換來的錢回來，父親立刻給了僕人一個銀盧布，僕人很禮貌地鞠了躬，便走開了。現在母親又離開房子一刻，帶了一個熨斗回來，找出她男人底最好的襯衫，把牠熨好。她親手給他在頸子上打了一個白的麻布領結，這領結是從不可想像的時代保存下來的；領結之外還有一套破舊的黑燕尾服，那還是他沒有加入音樂隊以前所縫成的。他穿好衣服之後，便拿起

了帽子，但在出外以前，還要喝一杯水。他的面色蒼白，精疲力竭地坐在椅上。這杯水還是我送給他喝的，——也許母親心裏又起一種敵意，而她起初的熱情早已冰冷了吧？

後來父親走了。我們單獨在房裏。我又走回我的房角去，從那裏默默地、長久地看着母親。我第一次看見她在這樣一種內心的迷亂之中：她嘴唇在戰抖，她的蒼白的臉頰起了紅暈，我時時看見她的神經質的抽搐。最後她的痛苦打破了沈默，她的整個的不幸都在那種沈重而失望的歎息聲中反映出來。

『我，我是一切事情的罪魁，我這不幸的人！她自己責備自己說，『她將變成一個甚麼樣的人呢？如果我死了，她將怎樣辦呢？』她突然停止在房子中央，彷彿被這一思想所驚嚇了。』妮托茲卡！我的孩子！我的可憐的孩子！你，不幸的孩子，你，可憐的孩子！』她說着，握住了我的手，而且用力擁抱了我。『我要把你交給誰個呢，如果我不能再教養你，不能保護你，不能照管你？我的可憐的乖乖！噢，你不懂得我的話吧！也許懂得吧？你將會記得我現在對你講的話嗎，妮托茲卡？你以後還能想起這些話嗎？』

「想得起的，好媽媽，想得起的！」我堅決地說，並且合起手來，像發誓的樣子。

她長久地，緊緊地把我抱在臂膀裏，似乎害怕她就要同我分離了。我的心兒要破碎了。

「好媽媽！媽媽……」我半吞半吐地說，因為我喉嚨哽咽了，說不出話來。「爲甚麼……爲甚麼你不愛爸爸呢？」忍着的眼淚現在流過我的面頰了。

一陣歎息聲音從她胸前發出來。她感到一種新的痛苦，又繼續着在房裏走來走去。

「可憐的，可憐的孩子！我一點都不覺得，她已經長大了！她知道，她知道一切！我的上帝這裏的事情會給她甚麼印象呢，會給她甚麼榜樣呢！」她失望地緊握着手。

然後她又來到我的身邊，用一種瘋狂的慈愛親吻着我，吻着我的手，我的手上流滿了她的眼淚；她又請求我，請求我寬恕她……我從沒有看到過這樣厲害的痛苦，也從沒有看見過這樣一個痛苦得要死的人……最後她也疲倦得坐了下來，像患癱瘓病一樣。這樣經過足有一個多鐘頭。終於她又無精打采站起身來，顯然已經精疲力竭了，她對我說，我應當去睡。我順從她的吩咐，走回我的房角去，緊緊地包在被窩中間，——但我不能入睡。思念她和思念父親的思想苦悶着我。我不耐

煩地等待父親回來。一想起他時，我不由得心裏害怕。大約半點鐘後，母親拿着燈光，輕輕走到我的牀邊，看我是否安睡，我趕快閉了眼睛，裝出睡着的樣子，爲的使她安心。當她信爲我確已睡着時，她又輕輕走近衣櫥，開了櫥門，倒了一杯葡萄酒。她喝了，就去睡覺。點燃的燈光放在桌上，房門也沒有鎖閉，這本是常有的事，當父親很遲回家時候。

我半醒半睡地躺着，但眼睛並沒有閉。我一陷於矇矓之中，又立刻醒轉過來，可怕的惡夢恐嚇了我。恐怖心逐漸增長起來，愈來愈加難受。我要喊，但胸中像有物塞住，喊不出來。終於——夜已很深了——我聽到，彷彿我們的房門開了。當我突然完全睜開眼睛，看到父親時，我不知道又過了幾多時間了。我看來，他是很蒼白的。他坐在靠近房門的椅子上，沈入在深思之中。死一般的寂靜籠罩了全房間。流淚的蠟燭憂鬱地照着我們的家庭。

我長久地看着父親，他還是一動也不動。他不動地坐着，永遠是那個姿勢，把頭垂在胸前，兩手僵硬地放在膝蓋上。二、三次我要喊他，但是我喊不出來。我仍然是麻木着不能動彈。突然他從沈思中醒轉過來，把頭擡起來，離開了椅子。他在房子中央站了一刻，——彷彿他想下個決心的樣子，然

後他忽然走到母親牀邊，傾聽着；他信爲她確已睡着之後，就走向藏放他的提琴的那個大箱子。

他開了鎖，取出黑色的提琴匣子，把牠放在桌上，然後又向周圍一看；他的眼光是混亂而不定的，我還沒有看見過他這種神氣。

他拿起提琴來，但又把牠立刻放下，走回房門，並把門鎖閉了。然後當他發現開着的衣櫥時，他便輕輕走去，看見那裏放着一個杯子和酒，便自斟自喝起來。他第三次拿起提琴，但第三次又把牠放下，又一次走到母親底牀邊。我害怕得癡呆了，我等待着會有甚麼事情發生出來。

他長久地站在那裏傾聽，依我看來是太長久了。後來他突然從她臉上揭去被蓋，用手摸她的臉。我全身震動起來。他又深深地屈身向她，屈得非常之低，他的頭差不多碰到她了。當他最後一次站直起之後，彷彿一個微笑出現於他那顯然蒼白的臉孔。他輕微而且小心地再把被窩展開在睡者身上，連頭帶腳全盤蓋住……；但我開始戰慄，我有一種模糊不明的恐懼：我爲母親害怕，我怕她的深睡，我帶着猛烈跳動的心，目不轉睛地注視被窩上面不動的曲線，這曲線是她身上四肢底輪亮所形成的……突然一個可怕的思想好像閃電般穿過我的頭腦！

他做完一切準備工作之後，便又走到衣櫥去，喝完了剩餘下的葡萄酒。他走近桌旁時，全身都在戰慄。人們幾乎不能再認識他了，——他是死一般的蒼白。他又拿起提琴。我已看過這提琴，而且知道這是一種樂器，我現在正等待這提琴做出一些可怕不祥而奇怪的事情……第一個音響使我全身震動了。父親開始彈奏了。但是琴聲跳動不定，而且常常中斷不能連接下去；父親也時時刻刻住手不彈，彷彿回憶甚麼事情一樣——直到最後他簡直扮了一個痛哀欲絕的面孔，把琴弓放下去，又很古怪地向牀上看去。似乎牀上有甚麼事物不能使他安心。他又走到牀邊……我追隨着他的每個動作，不讓他離開我的眼睛，雖然我的心已經驚慌得停止跳動了。

突然他開始匆忙地找尋甚麼東西了，——那個可怕的思想又一次鑽入我的頭腦。我自問：當他摸觸她的面龐時，她爲甚麼不醒來呢？然後我看見他集攏了我們家裏所有的衣服：他拿起母親的上衣，他的舊外套，和他的睡衣，甚至搭在椅靠上的我的衣服，他拿了這些衣裳統統給她蓋上，使她在這衣堆之下再不顯露出來。她永遠安然地躺着，四肢也不動一動。

她真做了一場深睡呀。



我看見，這個工作做過之後，他的呼吸似乎更自由了。現在再沒有甚麼東西妨害他了，不過還有一事使他不安；他把燈火從他的坐位拿開，放到更遠地方，自己又面向房門坐着，爲了不再看見牀上東西。後來他又拿起提琴，用着失望的姿勢把琴弓打動琴弦……音樂開始了。

但是這個不是音樂……我還能清楚地回憶起那一夜，回想起那時我所看見，所聽見的一切，尤其那些在我身上作了一個這樣可怕深刻印象的東西。不，這個不是音樂，不像我以後有機會所聽到的音樂！這個不是提琴聲音，卻彷彿是某人悲慘的聲音第一次在我們這黑暗住所裏像雷一般怒吼着。或者我的感覺錯誤了，也許是有病和過於興奮的原故，或者我所經過，所看見的事情已經給我的感覺準備下這種可怕而無法解救的苦悶印象了，無論如何，我還是堅決相信，我聽到的是一個人底呻吟，歎息和喊叫。最深刻的失望都灌注在這聲響裏。當他彈到可怕的尾聲，把一切使人歎息的悲哀，使人心碎的痛苦和明知無望的渴望，完全表現出來時候，當這一切突然結合成爲一個整個的印象時候，……我再不能忍受了，——我戰慄，淚珠湧出我的眼睛，我失望地大喊一聲，衝向父親，用着我的兩臂擁抱了他。他喊了，讓他的提琴落在地下。

他迷亂地，若有所失地，站了一刻。然後他的眼睛就向各方眺視，好像在找尋甚麼東西——突然他抓起提琴，把來高舉在我的頭上……再過一瞬間，他定會當場把我打死了。

『爸爸』！我喊了，『好爸爸』！

他全身都在戰慄，蹣跚地向後面退了兩步。

『啊！原來你還在這裏！那麼並非一切都完了啊！還有你給我留下來啊！』他喊着，用力抓着我的肩膀，把我高舉起來。

『好爸爸』！我被他高舉在空中，『不！不！我害怕啊！請你不要這樣吧！』

我的啼哭彷彿使他清醒過來。他小心放我下來，一聲不響地看了我一刻，彷彿他在認識我，——他慢慢想起忘記了的事情。突然似乎有甚麼東西攪動了他的內心，似乎有一個可怕的思想襲擊了他，淚珠從他那混亂的眼睛如潮般湧出來。他屈身向我，開始注意地看着我的臉孔。

『好爸爸』！我膽怯地乞求他，『不要這樣看我吧，好爸爸！我們離開這裏吧！走，快走！我們要快點跑！』

「對的，我們跑，我們快點跑！這是時候了！我們走！妮托茲卡！快，趕快！」他連忙收拾起來，彷彿他現在纔想起應當做甚麼事情。他匆匆向各方面一看，——看見母親的手帕落在地板上，立即拾起，藏在身邊，然後他又看到一頂頭巾，也拾了起來，藏在身邊，好像他準備遠地旅行一樣，必須把一切用得着東西統統收拾好。

我立刻穿好我的衣服，很快就收拾好了我在旅行中所需要的物件。

「你都準備好了嗎？你都準備好了嗎？」他問，催促着我「一切都弄好了嗎？那麼，快點，快點！」我很快弄好我的包裹，拿一條手巾包着頭。我們已經要準備離開屋子了，我突然想起了，我還必須把牆上掛的那幅畫像帶着同走。父親立刻同意了這件事。他現在十分安靜，僅僅低語着，催促我快一點。這樣，我們二人便擡過一張椅子，再在椅子上面放了一個板櫈，——最後我們纔用盡力氣爬上這動搖不定的高臺，把那個畫像取了下來。——現在甚麼事情都做過了。他拉着我的手，我們已經要走開了，——但是他又突然停住。他長久地擦着額頭，彷彿他還要想起，我們忘記而未做的事情一樣。終於他想起一件事情了：他在母親底枕頭下邊找到了那束鑰匙，打開衣櫃，開始在翻

箱倒篋地尋找東西。最後他又回到我的身邊，把他在首飾盒子裏找到的錢分一些給我。

『拿着，拿着這錢，藏好了，』他低聲說，『不要失掉了，不要忘記了，不要忘記了！』

他剛一把錢交給我，又拿了回去，把來塞到我的貼身小衣裏。我還記得，當這銀子觸着我的身體時，我如何全身一震，彷彿我纔第一次明白錢是甚麼東西。我們現在又要起身了，但他突然又拉我回來。

『妮托茲卡！』他顯然是努力深思着。『我的孩子，我……我忘記了……是的，甚麼呢？……甚麼事情呢？……我不記得了……是的，不錯，對的！我想起了！到這裏來，妮托茲卡！』

他把我引到掛聖像的地方，叫我跪下。

『祈禱吧，我的孩子，祈禱吧！這會使你好的……不錯，這的確會使你好的，』他指着聖像向我低聲說，同時古怪地看着我。『祈禱吧，妮托茲卡，祈禱吧，祈禱吧！』他用一種特異的，帶着懇求神氣的聲音說。

我跪了下去，合起手掌，恐怖和失望籠罩了我，我用額頭碰着地板，僵硬地跪了幾分鐘之久。我

盡力集中我的一切思想和一切感覺在我的祈禱上面——但是恐懼仍然征服了我。我悲哀無力地站起身來。我再不願和他同去了；他怕他；我要留着。最後那個苦悶我的壓迫我的思想終於用很大力量從我身上爆發出來了。

「爸爸！」我忍住了眼淚喊，「但是媽媽呢？……——媽媽怎麼辦呢？她在甚麼地方？我的媽媽那裏去了？」……

眼淚窒息了我的聲音，我不能再說出甚麼了。

他也淚眼汪汪地看着我。然後他握住我的手，引我到牀邊。推開疊起的衣堆，揭去被蓋。我的上帝！她是躺着死了，已經冰冷而僵硬了。她的面孔已變爲死人的藍色了。於是我撲到她的身上，抱住她的屍體，彷彿我已失去一切感覺了。父親使我跪下。

「拜她，孩子！」他說，「向她告別……」。

我拜了下去。父親也跟着我拜。……他是顯然蒼白了；他的嘴唇動着，彷彿是在低語。

「不是我，妮托茲卡，不是我！」他用戰慄的手指指着屍體說。「你聽着，不是我，不是我把她弄死

的！記着這話，妮托茲卡！

『爸爸，我們現在走開吧』，我恐懼地說。『已經是時候了！』

『是的，現在是時候了，早已是時候了！』他很快說，緊握了我的手，匆匆地離開房間。『我們現在就走了！感謝上帝，感謝上帝，現在甚麼都完了！』

我們走下樓梯。睡眼矇矓的管門人給我們開門，同時很帶着懷疑神氣注視我們，似乎他要問：爲甚麼父親如此匆忙，使我幾乎趕他不上呢。我們直到我們的街道終點，走到了運河河岸。這夜下着雪，雪已白白地蓋滿了街道，現在仍然飄着雪花。天氣很冷，直凍入我的骨髓，我隨着父親奔跑，用力緊拉着他的衣緣。他把提琴夾在脅下，常常住步，爲的把向後滑下的琴匣，拉向前去。

我們走了約有一刻鐘。這時他從人行道轉入通向運河的崎嶇小路去，而且坐在最後的路程碑上面。離我們兩步遠便是一條小巷，周圍沒一個人影。我的天呀！這時一種可怕的感覺突然襲擊了我，我現在回想起來還是十分清楚，彷彿此刻纔發生的一樣。我的一年來的夢想終於這樣實現了：我們終於離開我們的窮困的老家了……然而這就是我所渴慕、我所夢想、我所希望的事情嗎？

這就是我爲我心愛的人底幸福所建立起來的幻想嗎？但是最多苦悶我的，還是對於母親的思念。爲甚麼我們要離開她呢？——我自問——爲甚麼讓她如此孤獨留着呢？爲甚麼我們把她的屍體像廢物般遺棄在那裏呢？我還記得，這比其他一切都使我更加不安而痛苦。

『好爸爸』，我開始說，我再也不能更長久忍受那使我痛苦的思想了，『好爸爸！』

『做甚麼』？他用粗暴的口氣問我。

『爲甚麼我們，爸爸，爲甚麼我們把媽媽丟在那裏呢？爲甚麼我們離開她呢？』我哭着問。『好爸爸！讓我們回家去吧！我們叫一個人去伴她吧。』

『不錯，不錯！』他突然性急地喊，從路程碑上站了起來，彷彿他想起了甚麼新的事情，把他的一切疑惑都排除了。『是的，妮托茲卡，這樣是不行的，我們必需回到媽媽跟前，她在那裏是很冷的！你到她跟前去吧，妮托茲卡，那裏有盞燈光，你是知道的！不要害怕，你叫一個人去伴她，然後你再回到我這裏來。你自己去吧，我在這裏等着你……我不會走到別處去的……』

我走了，但我剛一走到人行道，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我很快把頭轉回去一看，於是——

我看見他跑了，已經跑到那一邊去了，我看見他和我背道而馳了！他就這樣離開我，就在這一瞬間離開我！我用全力叫喊，在可怕的恐慌中向他追去。我已喘不過氣來，但他愈跑愈快……他從我眼中消失了。我發現他在奔跑中遺失了的帽子。我檢起牠，繼續奔跑。我喘着氣，兩腳也要跑不動了。我覺得有些可怕的事情對我發生了：在整個時間裏，這事對我彷彿是一場夢，甚至在夢中我往往有同樣的感覺，倘若我夢見我被人追趕，我的腳已經要折斷，追趕的人已經趕上我，而我自己快衝入深淵中去時候。我簡直要苦悶而死了：他使我如此痛苦，我的心向他呼喊，我一想到他怎樣沒有外套，也沒有帽子地跑開時，而且還是從我，他所愛的孩子，跑開時，我的心都要碎了……我所以要趕上他，僅僅爲的能够再用我的臂膀把他緊抱一次，並且吻着他，向他說，叫他不要害怕我；向他表明我對他的愛情，安慰他，還要向他說：如果他不願意，我便不繼續追趕他，我寧肯一人回到母親跟前。我看見他怎樣轉入一個街道裏。當我也走近這個轉灣點，也隨着轉向這個街道時，我又一次看見他，但是他離我很遠，他祇向前直跑……後來我就失掉我的力氣：我痛哭並叫喊起來。我還記得，當我跑的時候，我同站在人行道中間的兩個人碰了一下，他們驚奇地看着我們二人。



「爸爸好爸爸！」我最後一次喊，但我突然在人行道上滑了一下，恰恰跌倒在一所屋子的大門前面。我覺得血液湧上了我的整個面孔。過了一會，我就失去知覺了。